

偽組織秘密

從開鑼到散
場的實錄！



〔目次〕

偽組織祕密第一炮

A 維新政府的媚功

B 一張『遺臭榜』

C 毒氣薰天話賭檯

D 南北吃醋・拆掛舞台

汪精衛狂想曲

A 叛國離渝攢進牛角尖

B 國內外一片討汪聲

C 汪逆化裝的祕密

偽府開鑼戲「丑表功」

A 寶貝們怎樣粉墨登場

B 北派漢奸二度興醋波

C 高陶出走・揭穿『賣國條約』

D 上海殺人營『七十六號』內幕

E 八樁驚人大醜案

F 偽府羣丑的浪漫史

四……偽府的外患和內訌

四八

鈔票上市・大開殺界

黃金時代氣壞汪精衛

交還租界的活劇

吳四寶李士羣死的秘密

女人造反・僞官風流眼

『妾黨』現世報

錯綜複雜的大磨擦

五……掃帚星殞落「汪死真相」

六一

汪巨奸大哭辦公廳

鎗彈・流血・開刀

汪逆是怎樣死的

運屍回國的秘聞

六……「陳記」偽府的傾覆

六六

『主席』・『市長』爭奪戰

陳璧君垂簾聽政

原子彈與蘇日開戰的打擊

天日重光・一網打盡

D C B A

D C B A

G F E D C B A

一……偽組織第一炮

A 維新政府的媚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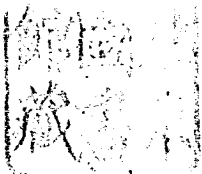
世界上的「正義」和「醜惡」，永久是站在兩個極端的。

中華民國自從揭開抗日戰爭的幕幔，一方面是軍民一體的抗戰，另一方面却是恐日分子的叛逆，一方面是「正義」的吶喊，另一方面則是「醜惡」的暴露。由於某些毫無節氣的傢伙們之附敵，八年來造成了民族抗戰史上污穢的一頁，中國正和歐洲的法國波蘭挪威等同樣，在整個戰鬥時期出現了不少與貝當，賴伐爾，麥士林們並稱伯仲的人物，認敵作父，禍國殃民，做了民族千古的大罪人。

八年中，在所有淪陷區內的同胞嚐遍了敵人的辣手，受飽了生活的壓榨。這痛血壓是誰造成的呢？是漢奸。沒有漢奸出來替敵人「巴結」「策劃」「主持」「敲詐」，淪陷區民衆的苦味怕不會吃得那樣「有條不紊」，「各式俱全」。如今敵人的血債清償了，漢奸給我們老百姓吃的苦，我們還未曾達到痛快報復的目的，這是我們所不甘心的。

抗戰期內的漢奸是怎樣產生呢？

漢奸們的偽組織「內幕」怎樣？「華北政府」，「維新政府」，「南京偽中央政府」三大



魔窟是怎樣過度他們媚敵的生活？怎樣實施他們壓迫民衆的勾當？這裏，我們已蒐集了所有以前敢怒而不敢言的隱事秘聞，醜態穢史，在今日，可以向大家作一個詳盡的總暴露。

先從偽組織第一砲「維新政府」說開場：

當日本強盜飛機大砲向華北全面進攻，打下平津，攻近黃河的時候，北方原是老牌漢奸們的大本營，所以一些想在敵人刺刀上祇血的賣國賊，走狗，大流氓，就在那時暗中召集奸黨奸徒，準備把華北來一個澈底大拍賣，組織政府，賣國求榮，投到日本強盜懷抱裏去趁火打劫。這是日敵早有擺佈的事，自然他們可以不用「擔心」的。由於這樣，敵人便提早了侵略上海的日期，開戰一月另六天，就在「八·一三」向淞滬地區又施搶掠故技，大舉進犯。上海的戰爭，日本強盜却達到了空前未有的大敵手，夢想不到會越拉越長，直拉到十月廿六，國軍完成任務，方始英勇撤退。

日敵佔領上海後，潛伏在上海已久的無恥奸徒挺身而出，向敵方特務機關施送媚眼，先在上海近郊浦東敲鑼鑼鼓，由漢奸傅筱庵蘇錫文領班，拉了狐羣狗黨，一大批無恥之徒，先來一個「大道市政府」玩玩。但這兩個不成大器的傢伙，在日本人是覺得不感興趣的。

殆日敵撤下了南京，軍事部際已瘋一般的朝前推進，所謂「佔領區」的政治工作就着手進行，把傅蘇一班不够資望的漢奸拖在一旁，另外再拉集新角，預備像模像樣弄一副傀儡班子，開始表演醜劇。

當時京滬道上的失意政客，起碼官僚，流氓惡賊頗多，一露風聲，即有梁鴻志溫宗堯陳籛陳

則民等一大批寶貝搖頭擺尾，向日敵的特務機關投順。這是「維新政府」的開編場面，也就是南方偽組織第一炮的前奏了。

梁鴻志等一批無恥之徒的突起，他們媚功不惡，把日本人的心拘了過來，看形勢偽組織的發動已經成熟，可是引起了「大道」偽市府傳筱庵蘇錫文輩的不滿，這批傢伙在上海原有幾分惡勢力，他們怕日敵歡新厭舊，惟恐會有一天發生「遺棄」，所以拉破臉皮大袒媚日，意欲藉此搗梁鴻志他們的蛋。這一個時期，奸逆傳蘇着實用了手腕，暗中極盡向日求懇之能事，爲了想包辦佔領區內的大事。

但不久，敵軍佔領地段日益膨大，這批一流漢奸畢竟知道他們自己的資格淺薄，祇能眼看日寇與梁鴻志溫宗堯輩打得火熱，而他們的組織「華中維新政府」之頭場，已鬧得格外緊急，祇好於此時保持自己在淞滬地位，煞費唇舌，總算在「維新政府」的毒餒之下，自己保持了上海地盤，屈居在下面做上海「偽市府」的市長。

一幕互相「爭媚」的醜劇就此打住，梁派獲勝，他們無法無天，大搖大擺的粉墨登場了。

B 一張「遺臭榜」

所謂「維新政府」的宣告成立，是民國廿七年三月念八的事。

在被鐵騎侵佔和踐踏下的南京，這一批無恥的賣國叛徒竭力膨脹各地權勢，在蘇浙兩省的每個淪陷地區，廣招無恥小奸，歸附到他們的偽組織下面來效忠「皇軍」。那時日敵根本致力於軍

事上的進取，尙談不到各地的地方組織，既有一班甘心賣國的傢伙來歸，已經非常開懷，就此不問好歹，務使有個「政府」成立也可以在軍隊的監督之下利於搜刮，因此，維新政府的一紙名單人選是否相當，也不及加以考慮的。

且看維新政府的那張「遺臭榜」吧——

「行政院」（院長）梁鴻志，「秘書長」吳用威，「秘書」高近宸，黃溥，魏景行，王長春，陳成，朱景邁，陳道量，黃孝緯，劉顯業，江古懷，「行政院印鑄局長」李宜弼，「參事」陳世鏞，岳誦先。

「立法院」（院長）溫宗堯，「秘書長」葉先哲，「秘書」丁政言，吳文（兼立法委員）「委員」黃士龍，楊景斌，廖廣能，張鎔，麥秩嚴，甘德雲，陳子棠，潘承鐸，高朔，陳日平，楊國樞，陳大勛，屈均陶，張士傑，張階，溫賈冀，王鴻恩，張桐，趙詠白，史久龍，唐演，游志，藍文錦，溫子振，孫棣三，沈嘉麗，張子綱，白觀圭，劉郁文，蔣嘯士，巢壺。

「財政部」（部長）陳錦濤，「次長」嚴家熾，「秘書」袁覲公，王念曾，顧歸愚，「司長」錢基清，秦詠奮，楊其烈，姚仲裁，譚鑄，「參事」沈清源，「蘇浙皖統稅局長」邵式軍，「外交部」（部長）陳籙，「次長」廉隅鏡，「秘書」丁維東，鄒郭復，「司長」冒景璋，林耕宇，陳友藩，「參事」劉家愉，王守善，沈濟川，王懷統。

「內政部」（部長）陳羣，「次長」夏奇峯，「秘書」陳祥霖，「司長」祁祖禹，江鐵三馮叔魯，閻世華，「參事」邱訪陌，李翰，吳樞昌，「科長」王友梅，貝志九，李宜樸，孫助長，趙

志嘉，「科員」湯韶，喻世芳，顧泰然。

「教育部」（部長）陳嘉謨，「次長」顧澄，「司長」丁政言，張秉輝，王修，「參事」江盤，汪郁年，江斌，「科長」徐公美，陳舒周，張革，張昭遠，施文治，「科員」邵洗，陸麟仲。

「實業部」（部長）王子惠，「次長」沈能毅，「秘書」張思等，王蘊章，「司長」竺綬卿，樊鼎新，沈粹陽，張桂尊，徐承庶，「參事」朱淵，余詢。

「交通部」（部長）梁鴻志兼，「次長」胡鈞泰。

「綏靖部」（部長）任援道，「次長」高冠吾，「秘書」周公椿，季次山，「司長」黃震，龍育衡，「參事」黃興其。

「上海市政府」（市長）傅筱菴，「秘書長」蘇錫文，「交通局長」李鼎士，「財政局長」周文瑞，「土地局長」楊囑棠，「外交專員」楊景斌。

「江蘇省政府」（省長）陳則民，「民政廳長」于資軒，「教育廳長」潘振聲，「建設廳長」潘子義，「鹽印官」陳清泉，「省府秘書長」徐果人，「秘書主任」潘子義，「秘書處技正」董學濟，王雲僧，尤孝標，舒東明，經怡襄，「秘書」蔡晉鏞，汪念慈，彭世芳，周乃文，劉祖望，丁南淵，王百年，朱鳴達，趙如珂，張素康，章曙，楊念農，「秘書處外勤員」開立成，劉漢池，朱家琦，凌子泉，王屏障，「省府一等科員」陳小適，張聘儒，許石安，陳子清，葛維熙，安兆白，徐叔廉，陸俊甫，周大輔，龍庶禹，蔣詠元，陸循益，孫寶元，徐監適，俞武功，蔣齊

欽，錢顯泰，林保元，謝成泌，「省府二等科員」章孝純，趙步英，潘瓊侯，周克讓，顏太錫，朱霖乾，張智遠，汪伯荷，范聲揚，劉百能，周慎之，沈留菴，范平之，李儒唐，金忠行，程觀霖，程啓元，趙師全，「通譯員」張信明，「視察員」陳平。

「蘇省各縣知事」——（松江）張受之，（崑山）王佑之，（吳縣）郭曾基，（武進）賴開，（句容）陳希周，（江甯）龐振乾，（無錫）秦亮工，（吳江）朱元宜，（金山）陳步青，（青浦）鮑南山，（嘉定）馮求誠，（常熟）沈炯，（太倉）黃頌聲，（金壇）馬蔭棠，（揚中）顧仙凝，（江都）方小亭，（丹徒）郭志誠，（丹陽）陳義，（江浦）程鉞。

（蘇省其他僑員）「省禁烟總局長」康翌之，「蘇吳區煙酒稅局長」吳保初，「錫澄常區煙酒稅局長」謝少靜，「省會警察局長」程平若，「省警察隊第一隊長」龔國樑，「第二隊長」馬衡，「武進縣警察所長」湯卓然，「常熟警察所長」王崑山，「江甯警察所長」陸超，「常太滬綏靖司令」徐鳳藻，「江蘇省電話局長」馬堆恩，「蘇州圖書館長」徐徵，「蘇州地院院長」朱輔成，「監獄長」陳珍，「武進分庭推事」蔣友華，「揚州地院院長」陳懋森，「鎮江地院院長」孫昭，（庭長）李瑞錫，「蘇省汽車輪船管理處長」周乃文……………

（上海前督辦公署僑員）「特別警察大隊長」胡正古，「市府秘書長」任保安，「警察局長」盧英，「社會局長」胡壽昌，「財政局長」何嘉猷，「交通局長」周毅，「政務長」朱玉軫，「警察處長」趙光第，「督辦公署專員」陳宜，「一等顧問」馮國勳……………

看了這張荒乎其唐的名單，現在回憶起來，真使我們忍不住要啼笑皆非。而當時這班漢奸們

都懵不知恥，他們非但出任「僞員」，而且慫恿和唆使各地方當局在文化本位上進行毒素教育，每個都市城鎮除了辦奴化學校外，又發刊報紙，這批主持者都在日敵的刺刀蔭庇之下透露鬼臉，絲毫不吝惜他們的筆墨，對日偽歌頌功德，對同胞則強詞奪理，利用封建文學的形式，或強調戰爭的殘酷，或是歪曲和平之危機，其他更用了恫嚇威逼的手段來使民衆達到「不抵抗」的「順民」的目的。

據當時調查所得，下面幾張報紙的毒害最深。

「新申報」，是上海日敵的自辦報紙，不在話下。

「南京民報」，設於白下路一四九號，副刊肉麻，文字羈化甚劇，專捧大小漢奸。

「蘇報」，設於蘇州護龍街中，與過去吳縣日報編排類同，但全是喪盡天良的傢伙們所主持筆政。

「新鎮報」，設於白蓮巷卅號，爲童介民者主辦，報上竟公然揚載日語課本，備此一點，已足見他們是認賊作父了。

「武進日報」，係常州「縣公署」所辦，一味包庇偽警及偽縣敵詐，實施愚民政策。

「虞報」，設城內言子巷口，多歪曲抗戰之文字，並有反對中樞中央政府文字。

「新浙江日報」，設杭州三元坊三九號，其中文字的肉麻，幾乎使人疑心他們不是中國人所撰寫。

「華報」，這報紙更稱當時的抗日作戰軍隊爲黨軍匪黨，出賣了整個文化人的靈魂，傾向於

日敵！

這樣的「維新政府」，你想還能幹得出什麼屁事！

C 毒氣薰天話賭拾

偽逆「維新政府」既在這樣的狀態之下產生，一些爲敵賣力的漢奸，不消說得，目的當然想飽滿私囊，搜刮民間的資財。尤其在上海，日本強盜本身何尚不喜歡你們日趨毒化，他們可以從中抽利。於是「維新」偽員們藉着經費缺乏，和淞東滬西的美名，公然把上海的西郊造成了一塊歹土——遼東的蒙脫卡羅。

在上海西陲，乃以越界築路的關係，不是當時中心警權可以到達的。由於這緣故，當軍事在沿岸各省進行時，這裏就實施了「煙賭娼」三大毒化政策，使這塊歹土城開不夜。負責開創賭臺最賣力最露鋒芒的人物傅筱菴之外，尚有許多地痞流氓滲入其內。據當時新聞界調查，最初在滬西區域之賭台有六家，投資總額依最低限度估計，在一百廿萬以上，（那時的一百二十萬却是個令人咋舌的巨數），此外還在賭博時調動巨款，其猖獗繁榮之勢，真開了上海有史以來的最新紀錄。

爲了要從賭場裏公開「撈錢」起見，偽市府竟和日敵串通頒發執照，另設了「上海娛樂會社監督處」一所，因有這種公然設施，賭台就從六家增到二十一家，計開——

「榮生」康家橋一八四號（資本八萬元）
「大生」康麟脫路底新康里（資本十萬元）。

「中記」地址同上（資本八萬元）。「寶生」榮莊浜三十二號（資本十萬元）。「富生」白利南路鼎益里（資本五萬元）。「祥生」極司非而路振常里（資本六萬元）。「大興」地址同上（資本三萬元）。「榮昌」極司非而路裕豐里（資本六萬元）。「裕豐」地址同上（資本十萬元）。「梵宮」白利南路鼎康里（資本三萬元）。「聯益」延平路底（資本三萬元）。「順利」康家橋中段（資本一萬元）。「安利」同上（資本一萬元）。「天宮」白利南路五十號（資本十萬元）。「榮源」榮莊浜（資本五萬元）。

「同興」金家巷（資本三萬元）。「新榮生」蘆西榮莊浜中段（資本五萬元）。「益記」康家橋（資本十萬元）。「利記」康家橋路底（資本十萬元）。「協記」極司非而路（資本五萬元）。「福記」金家巷（資本三萬元）。

這些大賭窟每家以娛樂爲名，大登廣告，招徠着主顧，都受傀儡方面保護，用警察望門和維持秩序，每家按日收費二百元至一千元，日僞就拿這筆收入坐地分贓，如此堂而皇之的開張，非但上海一隅的男女被誘上釣，每天浸淫在這可怕的賭窟裏斷送他們的金錢和時間，就連京滬杭甬路沿線意志薄弱的民衆，也爲好奇心及財魔所驅使，禁不住源源而來，替歹士做了忠實的「獻金」份子。

賭場的成績，造成了社會上最普遍的奸邪淫掠，舞弊盜劫，但僞政府目的正在於此，祇要能儘量撈錢，還顧得什麼造孽和罪惡。賭場的誘惑技巧，大致一律，除開賭具五花八門，有牌九，牌，銅寶，輪盤大小之外，場中兼有上等西餐，儘主顧放量去吃，雪茄，茄力克，三炮台，鴉片

等僥主顧們隨心所欲，場中服務檯子四週的且都是妖冶萬分的妙齡女子，她們也儘量給你調笑與招待，在深夜和傍晚，並且因為交通的不便，還特派汽車來迎送賭客，不用你納付車資，這樣的設備，如此誘惑，正吻合了五十年來日敵在中國最恐怖最惡毒的腐化政策。而缺乏頭腦的都市市民貪圖精神上的一時的愉快，墮入這些吃人不吐骨子的荒唐場合。

由於毒錢的猖狂，在瓦土上每天平均有一百個以上好青年淪為乞丐，流落道旁，至少有二百份以上的家庭被拆散得不留痕跡，這一片片血脈，應該歸由敵偽負其全責的。

在敵偽初期向上海都市毒勢進攻之下，雖然一方面社會情勢日趨於低落和下流，而另一方面不無正義感的人們，紛紛鋤奸，懲儆。手榴彈定時彈一個個望賭場裏拋送，爆炸之聲不絕於耳，但所死亡的祇有自己的同胞，日本浪人和異國人士畢竟祇是少數！爲了這樣，那些現金錢爲惟一恩物的漢奸們又另動腦筋，積極防止這種破壞工作的展開。也是「維新政府」以下僞員們的傑作，這批傢伙用錢收買了不少亡命之徒，所謂「抱抬脚」者，圍養在場子裏專門幹那白刃相見的勾當，小流氓幫助大漢奸撈鈔票，鎮壓一些爲正義暴動的人們。

但因為他們的鬼計百出，賭場秩序是好轉了，而賭客的傾家蕩產者却是更多了。一惡劣現象流到了場外，常常於光天化日之下，遏西也有「剝豬擺」「持鑽戒」的行爲，女賭徒及女性遊客們兼而還有嚐到被爲方官員警士強姦的味道，這種「維新政府」特有的賜予，上海老百姓們終身記住在心板上的。

瓦土上，除了賭之外，還有三大罪行，爲官員們不可辭其責的。

先說綁票案，那時捕房裏曾被獲過好幾件，被捕的人所供，均是受「滬西」偽政府上級官員所指使，原來「維新大員」暗組綁票機關，大本營就在滬西，這在後來終於成了公開的祕密。再說「花會」，像「榮昌」「益記」幾家賭棧便是兼營花會的合場。這種賭法，完全向全上海（包刮當時租界虹口）中下層階級市民進攻，要害得勞工階層的人們袋底向天剝盡當光為止。

「維新」毒氣薰天時，偽員們在「花會」筒裏據說也含有股本，重用了一批流氓賭徒霸住這一方面的組織，把所謂「航船」的花會小分站，一個個向部市的腹地分設開來，那花會的賭注雖然從幾個銅元起，但每天晨，午，夕三筒統計起來，也有一萬至二萬的總額，主持者們就拿這筆漁利來與偽官們按股分拆，算是納給他們的保護費。

來了該要談到一個「煙」字上去。鴉片是我國政府所嚴禁的一種毒物，乳臭未乾的孩子也知道「黑貨」的爲害，可是維新政府的開場，就施行了這種暴政，專門流暢鴉片的來路，當什麼主要食糧似的開業應市、大量公賣的。

偽府所一手造成的歹土上，爲要從鴉片中博取極大的利益，首先是公開「售吸」，待人們抽得癮頭大了，到了非吸不可的形勢，僞方便慫恿販售毒物，在滬西南市兩區，來一個澈底的大售賣。土行之設立，兩個月之後大小不下三十餘家之多，這也是民族遭殃的異數！

曹家渡忻康里一帶，僞警居然保護運土，所有土行的裝設，該仿銀行錢莊派頭，門口用了金鑲煌的銅器欄杆，來顯示他們的偉大，和毫無怕懼的狼勁。這個煙土大本營後來也陸續喬遷到九畝地民國路一帶，他們的來路，靠了南市大碼頭之「特貨大公司」運送，已無缺貨之虞。不過

「偽市府」門檻之精明，手段之高妙，更使人歎為觀止，一方面煙土本身賺錢由幾個主持的漢奸拆賠，一方面每兩應繳納「印花捐」，使稅局權利不致外溢，這種意圖殘害人民的毒化政策，自能有偽組織的漢奸才能想得回家的。

但以毒誤害，此中頗有幾件因果事情發生。

譬如「統稅局長」邵式軍，這個「老槍」漢奸就因為鴉片得以公賁之故，他整天到晚祇把鴉片當作第二生命，在家裏一榻橫陳，從來不與煙燈煙槍有一分鐘離開。這煙官的癮頭越抽越大，到後來還因鴉片之力不足以供其麻醉，他又用白粉炮代，與海洛英締結了不解之緣，在偽組織中的人們；對於邵老槍之吸煙故事，真是言之鑿鑿，說得有聲有色的了。

D 南北吃醋·拆坍舞台

當南方「維新政府」的傀儡戲正演得如火如荼的時候，消息傳到北方，却引起了北派的老牌漢奸們之一場醋波。這些事件雖民間亦有傳流，然而在報端，那時挾於雙方的權勢，從不許提及隻字，因此知道的人總有些兒隔膜着。

現在且將原原本本寫在下面——

北方巨奸王克敏所領導的傀儡班底，上面已經說過，自從平津淪陷後他們即以十分熱烈的姿態，在組織着所謂「臨時政府」。

本來「臨時政府」的權勢祇限於黃河北，至長城邊關為止。無如日敵對於王克敏，自當年

在冀察政委會成立之際，王克敏已經挺身而出，建下了「汗馬」功勞後，因此論「功」得「賞」。北派對日敵的忠實服務精神，勝於南奸多多，但當南方的維新政府成立時，王克敏攪亂了他勢力伸展到江浙來做個「托辣斯」的美夢，從這個時候起，他們就起了酸索作用，有點「其心不窩」了。

老牌奸黨王克敏及其手下僚屬們會在梁溫陳等登台的時候，召開緊急會議，商討對付大計，當時議定條約十二則，向日敵哭訴，且力表反對「維新」之存在，他們具有相當理由，說一個國內勿應有兩個政府的，但敵軍事當局非比從前，矢口認為北政府力量達不到南方，勸他們勿必大鬧醋波，自有辦法可以保障各人利益；就這樣「臨時政府」表示不服，向日本國內二次丑表其功，上奏哭訴去了。

「維新」得知這個消息，一看北奸勢力不弱，華「善為處理勿使弄假成真」不可，也來了一次所謂「行政會議」，在上海新亞酒店牽定大局，於十月份派出「大員」，分水陸兩道到三島去辦理緩衝，和盤理力爭。

出席東渡的密員，計「實長」王子惠，「市府秘書長」蘇錫文，「工商司長」竺綏卿及上海工商界敗類盛恩頤等十餘人，以「中日滿經濟懇談會」名義，趁日輪「上海丸」到東洋去大施媚術。再說梁鴻志又惟恐這幫飯桶辦不好事，自己又以「行政院長」資格，偕同「內次」張秉鐸，「政院秘書」黃綢，「印鑄局長」李宜溥，「財部職員」黃遠，及日敵陸軍特務部長原田，海軍特務部長野村，中佐報導部長濱田，外務省書記清水等以到日本訪問為由，搭機赴日。那次梁逆的任務，訪日是一種煙幕，其實他是下了決心去訂賣國條約去的。這批南奸的出國，則又使北派

巨奸大爲眼紅了。

梁逆鴻志等一行數十人到了日本，日敵眼見「臨時」與「維新」暴露了鬥爭式的醞波，也覺得他們可笑又復可憐。這時近衛頗有一些主見，他認爲這兩個寶貝均不可以維持中國，但近衛這副侵略主義者的日軍閥付之一笑，原來他與中國中央政府汪精衛已通款曲，開始了第一步的勾搭，彼方亦有媚眼飛來，因此近衛對南北兩奸，表示頗爲冷淡的樣子，引不起一點飄然之心。

不料梁逆鴻志的賣國條約未曾簽得下字，而王克敏的北地「偽府」也發出了派員東渡的消息，他們的主意，也是「澈底大賣國」，前來簽訂所謂有名無實的「反共約定」，不讓維新專美於前。這一來，害得近衛這狡猾著的肚子快笑痛了。

有人訪問過王逆克敏，在他們醞波正濃的時候。王逆除了出簽條約之外。又向日方表示要蘇浙方面的權利，不過如何分得，未曾估價還價，祇是心照不宣罷。

梁王暗爭時，王逆克敏曾爲了加三討好日敵計，公然向我們領導抗戰的偉大領袖蔣主席發了一個通電。自拉自唱式的勸中央對日燦和。但得到的僅是民衆的「噓聲」和梁逆鴻志的益加吃醋而已。

因爲南北兩個傀儡組織有了如上的爭執，當時一般處於敵僞控制之下的新聞記者，還認爲事態嚴重，老著面皮向王克敏去訪問，要他發表是否「華中同共政府」有真正組織的可能。王克敏發了一大篇牢騷，這篇牢騷曾使日敵的特務機關長官大爲惱怒，捋着鬚子，責斥王克敏的出言不

將！

日本國內的近衛他們也滿不爲然，到了這時，又改變政策，勿習和尙勿習尼姑，祇怪他們均不會辦事，致使內閣對華政策失望，所以就引起了近衛向汪精衛的進一步的勾引。日本強盜對華的戰時政策，原擬挑出幾個有資望的黨團首人來組織「政府」的，吳佩孚將軍那裏碰了壁，如今又見梁王的爭論，當然大爲不快。如果得到汪系一流脫輻而來，那才好呢！

於是對於「臨時」和「維新」認爲這兩副班子均太「桂花」，一度想把「舞台」拆坍，讓傀儡戲演不成的。不過後繼無人，他們又暫時忍耐一下，且取「觀望」和「期待」的態度，向汪精衛追求起來再作道理！

二……汪精衛狂想曲

A 叛國離渝攢進牛角尖

汪精衛是出名叛黨的「楊柳條」政客，他還著一張嘴巴，擱著「老革命」的牌子在政治舞台上活躍了三四十年，一直是不爲人所服貼的。過去汪逆幹過不少對不起民衆的事，他牽着黨政做投機，身爲國民黨員，昔年追隨國父頗具歷史，但一身爲官，始終出賣着野人頭，從來不會放棄過「譟惑」「趨炎」的作風。當年在武漢組政府與共產黨合作，又曾參加閻馮之反蔣運動，並加入胡漢民之廣州異動，叛黨殃民，早已在民衆面前失去了信仰，臭而不可聞也了。

平時汪精衛的抽態太高，老是妄思狂想，一味要做政府領導者。且二十年來汪精衛在政治地位上，祇有機譽狼藉，於黨國無補，且自九一八日本強盜侵略東北三省以後，中國政府應該讓英明幹練，富有軍事政治學識者來領導，來從事於抗戰的準備，而汪逆一生只靠一隻嘴巴，「嘴巴」能够治天下嗎？當然不能；不能而他偏想把中國置在掌股上玩弄，向侵略國家低頭乞憐。那真是違背民意，死而無媿！

我國展開抗日戰爭的前幾年，汪精衛因爲一再發表勸搖言論，頗得到了東鄰日本法西斯強盜的暗喜。但中國內部無論是民衆和國民黨的忠實黨員，既然看出汪精衛的立志不堅，惟恐他會經

易地向日敵妥協，葬送了大中華民國的前程，所以我們賢明的 蔣委員長以及政府要員在暗中對汪精衛採取監視態度，把他「敬之如佛，防之如賊」的，汪精衛實權之被剝奪，就因為他早露妥協鋒芒的緣故。

抗戰發動後，汪精衛的政客派頭已經失勢，蓋軍事一接觸，辱國談判已再無可能。汪派政系是專門靠這種理論過日子的。眼見全民族抗戰的表現日益激烈，汪精衛祇有苦悶，在暗中待機蠢動。然而他又滿地盤。軍事拾頭，當兒汪精衛祇捐了中政會主席和國民黨副總裁兩個掛名差事，這當然不能填補他的政治野心慾望，就在南京陷落後，汪精衛這逆賊想幹旋和平，勸中日談判解決。那時全國上下對汪逆嗤之以鼻，連和調的人也非常冷落，汪逆便這樣討了一場沒趣。

汪逆「本性難改」，儘量在各處散播他的辱國論調，在全國抗戰的營壘裏，祇有這樣伙一個人主和。但強調國內團結之不可持久，他指出全國游擊戰的不恰當，他熱昏了頭，非難焦土政策，以為中國不必用焦土抗戰，徒然犧牲，還不是講和，在漢口一再狂吠，並且發表文稿。責斥焦土政策，下面就是汪逆在中央時破壞抗戰，誦惑人心的論調（致「新日報」函）：

「……奉軍毀壞廣州後，日軍之前進並未因此受阻，足證焦土政策未必有效，余（汪逆自稱）對廣州被燬一事，略有數言表示，廣州於華軍退出後之一小時內，即有大火焚燒，而各商店住宅，亦盡化平地，但此次大火，對敵軍進佔廣州並無妨害，由此足證焦土政策不能阻止敵軍前進，亦不能使敵軍感困擾，至於拿破崙在莫斯科失敗之原因，實因渠於事前未知該城已燬於大火，且在事實上，其所率之軍隊已遭俄軍圍擊，最近吾人在敵軍未至以前，亦實行焦土政策，但

敵人對此，已早有準備云云」……………

看了這封汪逆的通函，已知道汪逆用心之一班了。汪精衛爲什麼要這樣做呢？無非是想摧毀國人抗戰意志後，由他出來主持和平，不管辱國不辱國，他總可以獲得政治地位與日敵的推重了。可是汪逆這種論調沒有人理會，而他還是恬不知恥，向日敵施送媚眼，幹那顏奴婢膝的第一步勾當。

不久，近衛這滑頭政客發表了一篇「建立東亞新秩序」的狗屁談話，汪逆本來已動搖得很利害，被這樣一來，全部投到了敵人血腥的懷抱裏，一方面先在內地聯絡羽黨。他有一椿頗爲秘密的事，就是在出亡之前，企圖拉攏滇主席龍雲，這個陰謀的暴露，造成了他無顏見人，離渝逃奔的致命傷，從此自絕於國族。

當時龍雲將軍坐鎮雲南，汪逆想去誘惑他，並謁惑四川軍事領袖人物，加入其賣國的和平集團，龍雲將軍堅持正義，非但沒有對汪逆的勾誘發生動搖，反而把這秘密，呈報蔣委員長，汪逆大窘，再沒有面皮就在抗戰的營壘裏，便弄了一隻飛機秘密逃到河內。

其後，發覺無恥奸黨陳公博，周佛海，曾仲鳴等也一一相繼出亡，算是響應了他的陰謀，大家集體搬進牛角去找死。

這班蓄意賣國的狐羣狗黨一到河內，汪精衛就於十二月廿九發表他們所謂「隨電」。

汪逆本人想這一紙的通電發表後，一定可以得到人民及軍政界人的和唱，誰知這些都是汪逆的夢想，渝地上下對他這種卑鄙叛亂的行爲，非但沒有動搖，反而增加了對他的憎恨，一片討伐奸

逆汪精衛之聲，瞬即傳到了全國各地，每個人民都對汪逆恨不得寢其皮而食其肉了。

B 國內外一片討汪聲

由於汪逆的出走，舉國人士一致激起了空前未有的怒憤。重慶國民政府中常會（中央執行委員會常務委員會）首先召開臨時會議，由總裁主席，出席執監委員四五十位，關於汪精衛違反紀律，危害黨國一案，一致在憤怒之下決議將汪逆永遠開除黨籍，並撤除其一切職務。決議全文有如此的堅定：

「汪兆銘值抗戰緊急之際，擅離職守，匿跡異地，傳播違背國策之主張，二十九日來電竟謬論以敵相近衛根本滅亡我國之狂悖的聲明為根據，而向敵求和，一面購之報章，廣為散發以建設中央為名，逞搖惑人心之技，而其電文內容，尤處處為敵人要求，曲意文飾，不惜顛倒是非，為敵張目，復變本加厲，助其欺蒙，就其行為而言，實為通敵求降，充其影響所及，直欲撼動國本。我國為救亡圖存，發動抗戰，百餘萬將士之死傷，數百萬同胞之犧牲，慘痛深切，無非欲根本消滅敵人侵略毒計，以永保我國家民族世代永久之生命，年餘以來，國民則精神團結，將士踴躍用命，萬眾一心，咸集中於本黨總裁委員長領導之下，堅毅不屈，有必達勝利之自信，今敵人謀我之野心益彰，技倆益毒，即吾全國之敵愾愈切，決心愈堅，汪逆所言，不但為中央所痛絕，實亦為全國民眾所不容，查戰爭期間，任何國民，絕對不得違反戰時國策之決定而自作主張，本黨紀律，更絕對不許違越黨的正式決議，違反黨的規則，而以個人發表其意見，汪兆銘此種行

動，其違反紀律危害黨國，實已昭然若揭，大義所在，斷難姑息，即予永遠開除其黨籍，並撤除一切職務，籍肅黨紀，以正吏治……」

這是中執會決議的電文，至於中宣部方面，也發表長約萬餘言之辨斥文字，詆責汪逆之離開職守，違反全民族抗戰之意志，應將此人逐出抗戰營壘，倘後有什麼假借黨約名義在外與敵談判和平，國民政府是概不負責的。

汪逆的發表瘋狂之體電，新華日報對其亦大張撻伐。撰文云：

「最近汪逆之離國，不僅與政府毫無關係，且無絲毫影響及於中國之抗戰。華軍棄守任何重要城市後，日方輒圖引誘中國屈服，任何國人應知日敵近衛所發表之言論，必為全國共棄之，僅空槍與吳三桂流之漢奸，將作此行。無論何人對於蔣委員長領導下之決心抗戰，略有缺乏信心之表示者，將為其同胞所反對，吾人今方遇危難之局勢，此固無庸為諱，但每一國民務須準備有一切阻礙，尤以身負重任者為最，不應離其職守，而從事私人之勾當」。

除報紙對汪逆討伐外，前方浴血抗戰之將士，亦有電文痛詆汪逆。「陳誠，薛岳將軍等十餘戰將暨全體將士，三日發電云：『汪兆銘承本黨託付之重，值軍事緊張之際，擅離職守，匿跡其異地，傳播荒謬之主張，通敵求降，罪無可道。我等聞訊之下，憤慨莫名，決擁護中央永遠開除黨籍，並撤除其一切職務，籍肅黨紀，以正視聽』」。

何香凝也電闢汪逆之荒謬建議。大致云：

「……為着三十餘年曾共患難的友情，為忠實於先總理臨終時大家說的話，我希望汪精衛

這篇通電是他坐機時北風吹昏了頭，或是肝裏瓜子蟲扒進了心坎的胡裏胡塗，而不是神志清楚確經「熟慮」後的老實話，因為太不像中國人講的話了。總理遺囑還是汪某親筆所紀錄的，事過十餘年，言猶在耳，如汪某竟觀顏事敵，不知何以對總理及殉國諸烈士，及數十萬抗戰之士軍與被殘殺的同胞？倘我一片婆心假定他是病得發狂的真的話，那末汪某應該立即重發聲明，取消一句前所胡說的不入耳之談，重回四川，閉門思過，以謝國人，並求祖宗之寬諒」。

這個通電的詆斥，相當絕妙，但汪逆那時並未考慮到「求祖之寬諒」而放棄了他的祖宗，真是汪門的敗類，無恥的走狗。馮玉祥將軍也有一個妙電，大罵汪逆，說他四個字：

「發神經病」。並且說早知如此，惜往年孫鳳鳴對汪一擊不中，今應為孫君鑄個銅像也。

香港各團體，也發出討伐通電。云：

「……抗戰情勢正當好轉之際，汪兆銘忽發求和之謬論，內容直為近衛之喉舌，動搖人心，混亂視聽，將陷神州華胄於萬劫不復之境，聞訊之餘，憤慨已極，自武漢撤退，敵人不能擊破我軍主力，英美貸借鉅款，國際情形，顯然敵人不利，敵人知軍事不足以征服中國，乃欲以政治亡我，勾結我國無恥喪志之徒，以遂其分化之作用，茲中央已明令開除汪兆銘之黨籍，並免去職務，政府抗戰之決心益堅，人民對於政府之信念益固。」

上海方面，各團體也發起討汪，並擁護抗戰，護報載：「汪兆銘通敵求降，叛國主和，劣跡昭彰，全國民衆，無不深惡痛絕，中央一日決議，我上海民衆，絕對擁護，並深為抗戰前途欣幸，惟為根除妥協，鞏固統一計，倘若中央能對一切主和破壞統一，作澈底之清除，並加強民衆

運動，刷新行政機構，以整綱紀，而儆效尤，上海各團體叩。」

上述的各電，都是國內對汪逆一片的討伐之聲，但國外僑胞以及各國對於汪精衛之出亡，也發出了電報。據巴黎之小巴黎人報載稱：中國政府蔣介石上將受有民衆擁護，雖汪精衛之與日本進行議和，中國仍當抗戰如初，汪精衛此舉決無發生任何重要性，依中國之態而論，汪精衛係個人行動，彼本人與其黨徒均屬孤立，且爲政府所不滿云。

馬尼刺非僑對於汪精衛之賣國言論，亦聯名致電國民政府，表示一致擁護開除汪逆之黨籍，並痛詆汪系人物叛國之無恥。

俄文日報社論，論「汪精衛出去」謂「汪精衛竟不顧政黨同僚與志士意見，不顧中國民衆之意志，公然與日議和，吾人實不敢維恭汪氏之賢明，蓋渠已受各方面之唾罵矣」。

倫敦華僑紛紛因汪逆之出走，表示汪系叛徒前途之黑暗，恐外界對中國政府人員抱有不信任之印象，乃發出討汪電報，大致說「汪精衛本係叛黨之徒，對抗戰無信心，而有向日本求降、自趨滅身舉，國人已恨之切骨，以汪逆左有之力量，決不能搖動抗戰，或有向日本卵翼下的南京政府合作，亦不值一哂」。

至於倫敦英政界之觀察家，亦發表電報，略謂：

「汪精衛之叛離中國政府，充其量祇將獲得一部份商界擁護，渠所響應日本之言論，將證明其爲「潮濕爆竹」而已」。

綜上所述，汪精衛這漢奸當時離國叛黨，議和乞降，不但被中國全國人士所唾罵，也爲世界

有識之士所不齒。難怪他被日敵揪在懷裏玩弄，從走出到死亡，他的傀儡政府終於留下了不可泯滅的臭史！

C 汪逆化裝的祕密

汪精衛從二十七年十二月廿三在重慶祕密出亡的時候，他已經走上了十足道地的自滅路綫。可笑的是他的一班狐羣狗黨，像林柏生陳公博周佛海曾仲鳴之流還跟他一起和調，周佛海據說是早幾天已有組織地祕密的借假視察爲名，到了昆明，顯見他們的陰謀鬼計，早就有了通盤計劃的。

但曾仲鳴這個該死的奴才，一到昆明，等上幾個月之後被義士行刺，斃命於高朗街廿七號，這才使奸黨們唇亡齒空，汪逆也便知道這地方不能久居，連忙逃到上海，以圖他南京的傀儡戲的登場。

曾經有一段祕密而又可笑的傳說，說汪逆在河內的時候，他一方面既遭國內唾棄，下子通緝令，使他無日不在水火中過渡，而另一方面，日本狡兔近衛並不以爲汪精衛的出走是一件滿足的事，因爲這傢伙走得也太早，倘能延待到重慶開中常會的時候，也許還可以多拉幾個人，但老早就拔腳一溜，未免太使日本強盜失望。其實這是近衛的夢想，國府上下要員祇有汪系一黨是賣國使者，其餘的均把持着抗戰的堅強意志，決不向日敵投降的，到現在，我們可以看出一切來了。

因爲汪精衛的不爲日敵所滿意，他在河內初期，頗爲焦慮。倒是他賣國的主意已經打定，

在當地，在近衛未派犬養健去保護他之前，他拚命設法找關係，去與日領事館聯絡，互通聲息。這樣無恥之尤，甚至他「化裝」了個普通人模樣，穿的不是西服，而是河內土著的粗布衣裳，悄悄帶了一條船，在河中垂釣，一邊乃等候日敵方面派出浪人，或者是領事館裏的來人擲個紙團給他，來決定他的命運。汪逆的生活，這樣一看也太苦惱了。

但他自己踏上了「黃蓮地」，不願意吃苦也祇好吃。所以一直的等待，等待日本人來找他，來指使他的行動。這樣直到四月，才有人送了日敵最後通知書——也可說是一張國王票，叫他搭趁一條名「北光丸」的日本載貨船，孤苦伶仃開往上海來。

經十天逗留，汪逆踏登了上海的岸隄，然而那時這傢伙進不得租界，一來英法人也瞧不起他，二則到中心區來，難免風聲洩漏後，受愛國義士的掣撻，他也明知自己是個叛國罪徒，不能堂而皇之之見人，祇好跟隨着幾個日兵的武裝保護，在虹口就身。那些日兵說得好聽些是謂「保護」，其實用槍械在他身旁看住，還不是說怕他重施出亡的故技，而以武力監視他，鎮壓他的很好！

汪逆的存身地點，在江灣路敵海軍陸戰隊司令部附近的重光堂。那時這邊風冷冰清，沒有市面，祇是一些給日本強盜砲火炸毀的斷垣殘壁，和幾條被人驅逐在外面流浪的野犬。他處身於這荒地，還有什麼美滿的理想？

日敵對於汪精衛，在這個大漢奸到滬之後，他們是存心讓他冷淡一下的，所以好久時候，沒有個人正式出來和他談話。汪逆已飽受了中國民衆和主戰的政府要員們所唾罵，而今日敵對他

也有「不感興趣」的樣子，他怎麼不修苦痛。有一天他大大跳脚，在寓所用頭來撞着牆壁，這秘密也是後來他幾個近身的衛護傳到外面來的，那當然是可靠的了。

汪逆習滬期內，最有好感的要算是日軍閥坂垣系的影佐少將。某日汪要求離開虹口，住到愚園路宏業別墅九號去，可是影佐有難色然。原來租界上是不能明目張膽的讓汪逆通過，沒有辦法可施，祇好逼汪逆次晨五時，搭汽車一早悄然經白渡橋，走愛多亞路，折入靜安寺路愚園路。

這個消息也不敢通知當時的捕房，因為怕租界上線索太多，倘或一傳開去，汪逆的性命必然發生意外，但苦了汪精衛以及其他幾個膽小怕死的偽員官奸，如周佛海，李聖五，梅思平之流，他們來迎接汪逆，在通過租界的路上一，直祇膽心着博浪錐的重演，待等到了宏業別墅才算吐出一口氣，解散了心底的重壓。

在愚園路那間鬼屋裏，開會，談話，羣醜們議論着初步的賣國草案，但影佐這傢伙依然沒有放棄監視汪精衛的任務，雖然美其名曰「保護」。

汪逆對於影佐，後來也覺得這個東洋人太可怕，喜笑怒罵，對汪逆並沒有十分尊重的樣子。由這時候起，汪精衛乃陷於不可言狀的苦痛的沉淪。他沒有登台就遭到日人如此蔑視，這是怎麼會料到的呢！

其實從這一點上，就看出日敵之對汪精衛，根本無合作之可言。汪逆既然自投羅網，離開了抗戰的國民政府的溫床，來在上海這樣一個冷酷可怕的圈圍裏，日本人就儘管可以把他當翻攤班東拉西牽了。

苦悶啊，汪精衛。漢奸的味道！
和平的夢想！

畢竟日本人還是用槍刺來待他，叫他看看「侵略者」的手段！

三……偽僑開鑼戲：「豈表功」

A 寶貝們怎樣粉墨登場？

汪逆自從到上海後，除了飽受日敵的冷眼外，又受到了上海許多愛國報章的謾罵，所以那時他在上海，沒有生氣，祇是藉着丁默邨這個無恥漢奸的保護，組織了恐怖的「七十六號」特務機關，不斷的捕殺正義份子，汪逆才能在滬西過活。

但是愛國義士還前仆後繼，爲了討汪鋤奸而奮不顧身，響應着各報的罵汪運動，他們仍在到處鋤奸，用正義的槍彈對付那些逍遙法外，到租界上來大搖大擺的漢奸的羽黨。汪精衛一看情勢不佳，怕真的遭到行刺，就非加緊預防不可。原來汪逆昔年在京，吃過孫鳳鳴的手槍彈子，他越想越可怕，托手下的出了不少代價，向美國「加蒂列克」汽車製造公司訂購了一輛保險汽車。

這汽車的構造堅固極了，槍彈、炸彈不能打入，即毒氣也不能通過，達到裏邊的。據說這種汽車在遠東方面祇有張作霖生前曾經坐過，此外未有人購來代步及用以防衛。這部車子當時談定價格爲二十五萬，由該汽車公司在美特地承造，窗門玻璃厚而堅牢，能抵擋步槍及機關槍彈，就是小型手榴彈和毒氣彈，怕也可以避免，所以汪逆坐了這部車子，與其他幾個親信的僞官來往在虹口一帶，與日方洽談一切的。

二十八年下半年度，汪精衛這賣國的叛徒與敵人商談最勤，原因是那時候起，敵軍已在粵，鄂諸省攻下不少城市，可以大膽慫恿汪精衛，叫他的傀儡戲早日開鑼。

這個時候敵軍主將更換到了上海，汪逆拍他們馬屁，無以復加。這是什麼緣故呢？原來汪逆到滬之後，梁派漢奸霸住的偽組織「維新政府」官員們，個個對他恨得不可言狀，汪逆明知這種趨向會對他日益不利，所以祇望「政府」早日成立，「傀儡戲」早點開鑼，可放下了了一樁心事。

八月下旬，汪塞主叫他的「大頭目」周佛海托令井武夫轉致日敵「關於新政府成立前所急望於日方者」公文一件，內容共爲六條，大意是：第一條關稅問題，關於英日關係協定中海關所存入正金銀行去年所收之稅收，及本年之外債，賠款基金，應以一月前交還「中央政府」，並先支借四千萬元。第二條要求以後每月應解繳國庫，一部份存入政府指定之華商銀行。第三條係指蘇浙皖三省統稅局，應商得日方同意，歸由「政府」財部接收，解繳國庫。鹽稅問題也是要求繳出。第五條指京滬線之通行證改由「中央政府」發給，第六條爲南京車站及各機關檢查要求由中國憲兵行之。

這是汪精衛的如意算盤，日本強盜會讓你這樣自由嗎？

據此文提出了一個多月，日敵視若無睹，當他嚥介事。汪逆等得「望穿秋水」，始於十月中旬覆來了一道批文，大意說：第一條要等到日支新交之新關係正式調整後，方可考慮後，再副尊意。第二條堅持繼續存於橫濱及正金銀行。第三條四條，勉強露出考慮後再履行之意。第五條

以長江流域及沿線有關軍事行動，日方在目前事態之下，決難實行。第六條大案，勿吃虧，一人一半，由日支雙方共同負責。其實上述一切，還不是汪精衛全被吃癩，討了個沒趣，下足台型嗎？

總算汪精衛本人覺其奸黨們面皮特厚，還是繼續向日敵哀哀苦求，像孩子向大人討糖吃一樣的可憐可晒。

十月三日，周佛海梅思平覺後來看不慣傀儡把戲而走到香港的陶希聖三人，受汪逆之命到「六三花園」，與敵方影佐，犬養健，清水三陰謀家會見，影佐這條伙手條之辣，辣不可言，他一味裝腔作態，說日方很希望成立政府，但對所有要求，含糊其詞，又給一個「過門」打過了。十一月五日，連上面三個人外汪逆又派了陳春圃高宗武林柏生一道前去，也還打不開僵局。而僞員們有幾個比較還有熱血的，堅持不過份辱國為最低限度，這一點，高潮是有明證的。

可是汪逆本人，祇要求第一齣傀儡戲「丑表功」早日開幕。陳璧君這奸婦也大跳其躍，認為各個特派員不能辦事，大有自己親自出「馬」的樣子。結果汪逆暗底與日敵講好，才允簽一紙賣國條約，談判就算草草結束。

然而辱國不辱國，汪精衛已經熱昏了頭，一點也不去顧及，倒是與「維新」和「臨時」二個僞組織的事，大起爭端。日本人暗中笑汪逆的愚蠢，為欲避免「王梁汪」這三隻獨聯自相火併起見，便出來大做和事老，替他們講開。

講開的條件是這樣，「維新」在南京，南京這地盤應該由汪精衛來坐鎮，稱之曰「國民政

府」。維新不能於一個城市內設立二個政府，得解散其原有組織。

梁鴻志沮宗堯一聽，大不爲服。蓋論漢奸歷史，他們是前輩，是老資格，和尙且有「先進山門爲大」之例規，汪精衛任他是什麼黨國要人蛻變，也不賣他的賬了。問題變成了僵局，怎麼辦呢，連日本人也提心吊胆起來。

結果，日方陰謀人物出來「硬勸」，一方面也任心吃倒梁鴻志，就叫梁奸不許多發言論，擺住僵局。「錢」是好東西，明知梁鴻志輩貪愛鈔票，便由汪逆拿出一千五百萬來解散「維新」舞台的下級演員，至於梁溫等人，仍在汪逆政府裏保持個職位，拿拿乾薪，他們又何樂而不爲。

梁鴻志只要有鈔票，嘴巴被塞沒了。

他把一千五百萬元拿來，當時這筆巨大的數額，相當可觀，梁逆拿這筆錢後，除開以少數派給他班裏一些丑角和跑龍套者們之外，（每個人拿三個月的薪水）餘下來的悉數私囊裏一截，一點沒有事了。

於是汪精衛也喜不自勝，和他的配角們。籌備起所謂「還都委員會」來。

這時，日本有名的血腥軍人西尾已到了上海，汪精衛在宏業別墅和他的奸黨們開了一次會議，算是「跳加官」的前奏，會畢不幾天，便去拜訪西尾，要他保護去南京就職。西尾老奸巨滑，那裏肯給他利用呢？

但在勉力爲之的情況中，汪精衛爲了急於要過這個「主席癮」，便索了他的大猴子小猴子及猴兒猴孫們，上南京搖而擲之的紛墨登場了。

在所謂「還都」的第一天，汪已撰好了一張傀儡戲演員表。但這傢伙竟敢辱了我們的國府老主席林森。把林主席也排在其中，計開：

國民政府主席……林森

代理主席……汪精衛

行政院長……汪精衛

立法院長……陳公博

司法院長……溫宗堯

考試院長……梁鴻志

監察院長……王揖唐

演出時間是三月廿九日，在南京。

但對於林主席的被他們污辱，更引起了重慶的憤恨。且對於京滬及各陷淪區人民，也對這一點表示荒謬，盛罵汪精衛的無恥，達於極頂。

汪精衛漢奸的被人辱罵，反正他皮張極厚，不以為然，而他手下被派給了名銜的「偽官」們，却一個個覺得頭輕腳重，在南京展開了彈冠相慶的一幕。

違害民國，出賣民族的罪惡都不想到，這班人反會如此瘋狂，還有什麼榮耀？還有什麼心肝？

B 北派漢奸二次興醋波

當南方漢奸的傀儡戲大演特演的時候，當南方的叛國嘍囉們彈冠相慶，飲酒交歡的時候，北方的王克敏他們，心裏却老大的不歡。

所謂南京政府成立的一天，一方面舉行「還都」儀式，把青天白日旗和縛了一條黃色飄帶的旗幟插上時，北方却由王克敏羽翼們隻手指使，叫大對頭黎元洪的開場，非但別去鼓掌，且要給他一個沒趣，令北平城的警士依對上舊日的警察帽子，「五色旗徽」的標記特別明顯，這樣，對汪精衛在北方的聲名，完全掃光大吉。

原來王克敏之與汪，早已有了正面衝突。

王克敏的抱腹者，係日敵方面的喜多。喜多對王逆頗有幾分信任之緣故，是因為王克敏這個漢奸非常忠實，叫他怎樣他也決不多言，譬如說：華北政府應該各部派日籍顧問派日籍連絡官，應該如何搜括民衆，如何把軍事提交日軍，他總只有討價，從來沒有半錘還價，所以這一點上，王克敏由「忠實」而得到了喜多信任。

可是中國親王逆之後竟來了一個汪精衛，汪逆的名字畢竟比王提得起些，由此一來，王在喜多的面前失寵了。

王克敏氣極，曾去請日軍人幫助。

這個老牌漢奸仍想保持華北臨時政府的，却料不到汪精衛的媚功也好，他比梁鴻志的媚態尤高妙一着，於是幾次調解和談判結果，王克敏祇好吃虧一點，把臨時政府改名爲「華北自治委員會」，王克敏那裏服貼，因此紗帽一擯，勿幹了，辭職了。

頂好，汪精衛也求之不得的。

所以在「還都」時政府合并後的那張變料僞名單上，沒有王克敏的臭名，而有一個王揖唐掛

着個差事，算是和汪逆妥協，表示南北的一統。

汪精衛推舉王克敏做總理，對外聲明時，祇說王克敏老了，身體已很衰弱，要去療疾去，所以

是補不錯的，誰料王克敏氣得要命，怪汪精衛諷刺

王。

三月三十至四月五日。原擬叫郵局在北平於郵信上加蓋「紀念中華民國新中央政府」的字樣，乃出於王逆手下若干羽黨之指使警告，郵局裏始終不敢照辦，這才使王逆吐了一口氣。

王克敏借名辭職後，其實後來還是繼任偽「華北政委員長」的。

C 高陶出走揭穿「賣國條約」

在「新中央」偽政府的名單裏，為什麼沒有高君武陶希聖幾個人的姓氏呢？

我起關心時事的讀者們，一定不會忘記了當年汪逆最感棘手的一件事：高陶的出走和香港對汪逆赤裸裸地討伐吧！

高陶之加入汪系，當初原是受了汪漢奸的和平影響，一時意志不堅的所致，因此離開最高國府時帶下此種勾當。

不料高陶二人到上海，見汪精衛並未得到近衛及日本其他人士的重視，他們二人心中更有些異樣，如此保持了許多時光，祇眼看着汪精衛到處奔走，既無對付「維新」，又要對付「臨時」，

更要恐懼「生命」，還要媚諂「日敵」，一大終日掉在愁悶堆裏，有時神經反常，一點主見也沒有。所以在這青蠅撞壁的情勢之下，祇有糊裏糊塗的答允賣國，給阿部近衛影佐等幾個日本陰謀家包圍之外，更被一味「遷就到底」的周佛海私做，這樣的政府，還建得起來嗎？就是建了起來，又成何體統呢？

於是在十二月之尾末，見那賣國條約正式簽字之後，高陶二人到一月三日那天，便秘密逃到了香港。

繼高陶之出走後，紛紛離港逃滬的，有程寬正等十七人之多。他們的理由，自然與高陶一樣，覺得「死」之將臨，不如一走了事。後來更有王開疆的跳海自殺，及周樂山湯增霖的離滬，可謂一片離離之聲，使汪逆感到了極大的威脅。

但那所謂「賣國」條約的內容究竟是什麼呢？據高君武陶希聖在港地大公報的揭露，大意如下：

「日支兩國政府，以附件一所載調整日支新關係之原則為準據調整兩國之新國交。」……「日支兩國政府，以附件一所載調整日支新關係之原則為準據，逐次調整之。」……

於必然之要求而起之特殊事態之存續，各特殊事態，隨情勢之推展，原則為準據，逐次調整之。」

……「日支兩國政府，以附件一所載調整日支新關係之原則，日支滿三國，在建設東亞新秩序理想之下，相互善鄰而結合，以東亞和平之樞軸，為共同之目標，……「華北及蒙疆，在國防上並經濟上，設定日支強件

之結合地帶……」……「在揚子江下流地域，設定經濟上日支強度結合地帶」……「在華南沿海特定之島嶼設定特殊地位」。

「……日支新關係調整要項，第一，關於善鄰友好之事項，日支滿三國爲相互尊重，本然之特質，混然相提攜，以確保東亞之和平，而舉善鄰友好之實現……「中國承認滿州帝國，日支滿三國修復新國交」……「日支滿三國禁止一切政治上及宣傳交貿等足以破壞相互的友誼之措置及原因，將來亦禁絕之」……日支滿三國實行以相互提攜爲基調之外交」……日本派遣所要之顧問，留駐新中央政府，以協助於新建設」。第二關於共同防衛原則之事項，日支滿三國協同防共上，協力於共通之維持」。第三，關於經濟提攜原則之事項，日支滿三國爲舉互助連環及共同防衛之實，關於產業經濟等，基於長短相補有無相適之旨趣，共同以互惠爲主旨……「對於一般之產業，日本予中國方面以必要之協助，關於農業，則援助其改良，設法增加其產量，以安定中國之民生」……「關於中國財政經濟政策之確立，其本予以所要之援助」……「海關制度等，以振興日支滿間一般的通商，同時對於日支滿間尤其華北間之物質供給，應使其便利而合理」……「關於中國交通通信氣象及測量之發達，日本以所要之援助，及至協力全中國航空之發達，華北鐵道（包括關海線）之完成日支間及中國沿海之主要海運，揚子江之水運，及華北與揚子江下流之通信，應爲日支交通協力之重點。」……「日支協力建設新上海」。

「日支新關係調整要綱附件，第一，與臨時政府之關係調整要領……本要領所稱之華北，大體上指長城線以南之河北省山西省山東省及大體上舊黃河以北之河南省而言……關於華北與日滿

兩國在國防上經濟上爲強度結合地帶。特殊性，根據日支新關係調整之原則，爲對日滿之地方的處理，設置華北政務委員會（假稱以下同）。……關於華北政務委員會之權限構成等具體事項，應於中央政治會中協議之，然在中央政府樹立前，由汪王兩氏決定之。」……第二，與維新政府之關係調整要領……一方面尊重維新政府之立場，而防止其動搖，同樣誘導其融合，而歸一於中央政府使其在中央政府成立之前，繼續安心處理政務……中央政府樹立後，雖得維新政府之諒解，而不致置政務委員會等，然關於其重要人物之體面與地位，日方應考慮及之……中央政府成立而維新政府解消之時，中央政府暫時繼承既成事實，以圖政務移行之圓滑，忽使人心有所不安……在揚子江下游地帶，爲實現中日經濟之強度結合起見，日本之特別要請：關於新上海建設之協力事項；關於在新上海所設置之隨日本軍駐屯而發生事項之處理，關於在新上海所設置之航空主要海運揚子江水運及通訊之協力事項。……第三，與蒙古自治政府之關係調整要領。第四，汪方承認廈門爲特別行政區域之事實。第五，華南沿海特別島嶼，華南沿海特別島嶼中，在海南設置中央政府直轄之縣地的行政組織（連軍事處理機關）基於日本在該島之特殊地位，使其處理下記要求事項：關於隨日本軍駐屯而發生之事項，關於日支軍事及治安協力之事項；關於國防上必要的特定資源之開發與利用之事項；關於航空通訊及海運之事項，備考。

你想照上面這種喪權辱國的條約，汪精衛是否存心把中國出賣給日本強盜嗎？

枉爲一個政治家，「老革命者」，竟一誤再誤，熟昏到如此地步，在中國的東上池邊不是一個道地的新型秦檜嗎？

該死的辱國傢伙啊！

D 上海殺人營「七十六號」內幕

汪精衛失墮了自己控制的能力，給日敵捧住了玩弄，但他也甘願被押，真是醜名狼藉，舉世無雙。自從所謂「還都」之後，由於正義的輿論界之痛詆，使他體無完膚，在無法明目張胆之下來鎮壓人家的撻伐，祇好利用惡勢力，所謂「七十六號」，來幹那殺人的惡毒的殘酷行爲。

極司斐爾路「七十六號」，早已成了上海人心目中的第一個恐怖窟。

這無人道的野蠻組織的內幕，到底是怎麼樣呢？

這裏面，包括着殺伐與架勢勳績，經營毒物，摧毀女性幾重大陰毒。主其事的劊子手，第一個是丁默邨，和煙棍夏仲明，後來就有漢奸潘達，吳四寶（吳雲甫），張國震，李士羣等來幫兇或接任。從開始到後來，這個黑暗的大魔窟裏至少有幾千條活生生好漢，地下工作者，以及不少被關在上海第一二流資產階級們死在其內。

號稱「上海之毒蛇」，「混世魔王」的吳四寶，李士羣，都是起碼出身，潘達這傢伙，也不過是個第七八流會計師出身，現在我們來揭穿裏面的驚人的祕密，並把各個殺人不眨眼的走狗的陰謀描繪於右：

先說七十六號的開天闢地老牌漢奸丁默邨，丁逆當「維新」梁逆登台之後，已藉着所謂青幫祕密會社擁有的惡流氓勢力，在日偽授命之下匿跡於滬西幹特務工作。這個傢伙視殺人若兒戲，

從來不怕什麼血腥，當他上任之後，所有當時在租界上的大小血案，差不多全由丁逆一手包辦。在偽逆的眼中，他簡直成了個保鏢的能手。日本人也認為他的辦事本領不小，當時對他非常熟絡。

不過租界當局對於丁逆及其手下小嘍囉們殺人越貨的行爲，非常的憎恨，始終在暗裏勢不兩立。有一個時期，雙方十分緊張，幾乎在滬西邊境及職權方面大起衝突，丁逆的上司眼看他後來從政治暗殺而轉變到他私人的綁票行爲上去，認為這就是他的越軌，所以當汪精衛一派奸黨到了上海之後，丁默邨這傢伙漸漸削弱了實權，由第二任的殺人魔王李士羣，起來接收了「七十六」號的大權，一切殺人勾當由李逆包辦了。

李士羣走馬上任之初，原被委派爲「調查統計部長」，到了後來，滬西這塊歹土已經弄得地盤鞏固，李士羣就此晉升一級，變了什麼「政治警務署長」。

在這兩個頭銜之下，顯見李士羣這個殺人魔王替敵方方面的「功績」，已經相當「進步」的。

提起李丁兩逆的罪行，簡直是罄南山之竹也難盡其弊。所有租界上大小三四千件巨案，統是由這兩個魔王的心血結晶。他們手下所統領的特工份子，由吳雲甫，張國震，夏仲明，潘達這些惡嘍囉領導，公然帶了危險品——槍與手榴彈上租界去，大開殺戒，擾亂治安。「七十六」號有幾個分會，閘北的規模也不小，虹口南市似乎也有潛勢力，所幹的血淋淋事件，我們還記得的有許多呢。

據大美晚報的朱作同，大美晚報張似旭的遭害，朱惺公的被刺，以及幾次三番向「文匯報」，「申報」，「立報」的投彈，幹那無恥恐怖事件，企圖要文化界人屈服，停止今後的「反偽」言論，其實這班狗黨們也是中國人，冷血到這樣地步，豈非成了中國國民的公敵！

其他對於抗戰營壘中的地下工作者，他們往往得到了線索，於更深半夜，趁汽車去打門捉人，被捕入「七十六」號的魔窟之後，最初由吳四寶及吳逆的女人——一個狠心的野蠻婦女執行毒刑，上監，吊打，老虎凳，灌水……非把擒獲者弄得半死不活不能滿足他們的野心。吳四寶的女人余愛珍在旁邊兩手捧住了腰，倒豎著眉毛，不但沒有一點同情，反而指揮手下如何毒打，他就拍手稱快，自鳴得意，這種慘無人道的毒手加害在中國人身上，難道她們均不是中國人嗎？綁票案，也是「七十六」號的傑作，丁默邨，李士羣及其爪牙們，就靠了綁架上海的富商巨賈，索款勒贖而過着逍遙生活的。可是苦了一班被綁者，就是出了錢也不許他們公然在外遊張的。

魔王的血手所到之處，暴露了偽組織的真面目：偽組織是露專門欺壓民衆，吸吮人血搶劫民財過活的。「七十六」號的強盜們便是一切忠實的執行者，梁鴻志和汪精衛的瀟灑他們，就是爲了這個意思。

潘達，這傢伙並沒有真才實學，最初亡命在漢奸報館裏，由於他的膽魄過人，便被徵入這個滬西大魔窟，去幹特工。潘達的手中死傷過不少的愛國志士，和敲詐過許多商人的錢財，所以他後來也擁有巨產，討了一個老婆外，還與一個姓葉的女人在福開森路警察香巢，度他的逍遙日。

子。但一個嗜愛殺人和靠殺人混飯吃的人，決沒有善良的下場，潘達綁人勒索，淫人妻女，結果他的髮妻却跟了一個徒弟私奔，逃得不知去向，這使潘漢奸大為掃興的。

再說吳四寶這個附逆魔王，即常在杭州幾家有名寺院裏捐款修廟的吳雲甫，他把殺人得來的血腥錢去獻給神佛，一時頗傳為笑柄。吳四寶出身是上海跑馬廳的笨馬夫。通州人，當年結束了馬欄生涯後，在海上唯一大賭窟「榮生公司」裏當着抱樑腳的流氓。還戰興起，國軍撤退，不料這個出身微卑的流氓竟擠在滬西幫助了馮部，李士羣主持着「七十六號」的殺人勾當。

吳四寶之所以橫行，與其蠻妻余愛珍不無關係。他女人是武昌路一家廣源茶莊的女小開，與吳逆之結婚，也是一件咄咄怪事。成婚後，當滬西由李士羣招致流氓時，余愛珍因與李逆之妻是手帕之交，經過一番介紹，吳四寶便投入了「七十六號」幹着暗殺工作。在上海，最恐怖的是「中行別業血案」正是他一手造成的大作。其餘血案幾十百件，全出於吳四寶的指揮。吳妻更蠻不可言，當滬西歹土的僞特工在租界活躍時，曾經有一次私藏槍械乘汽車進租界，適值俄捕搜查，由於雙方的堅持，結果開槍對擊，吳妻躲於車下未被擊傷，她兩個保鏢與車夫則被機槍所傷，死於路側。可是這件事鬧得滿城風雨，也使「七十六號」的魔王們受了一次血的教訓。

吳四寶與其妻子最得寵的門生，就是「血腥大茂」張國震。

提起張國震這條伙，由他的出現，七十六號給掙了起來，但也由他的一死，造成了七十六號的覆滅，這其中包含着血腥的大故事。原來張國震的投奔吳四寶起初是爲了吃飯問題，當他刮得了大量的造孽錢後，就一變窮光蛋的本來面目，居然挾着他的武器，在市場裏強做投機，搗亂經

濟，玩女人，綁財主，弄得無法無天了。張逆的一切作爲，最初是受其「師」及「師娘」節制的，到後來他根本目中無人，連什麼人都不能把他鎮壓了。試看他的暗殺朱悍公，這是受吳澄婦的指使，辦得頗能受「師娘」嘉許，可是後來張逆在色胆包天之下，在金門飯店硬要奸污一個百樂門的北平籍舞女，且知道那舞女手上頗有點錢，張逆竟想動她的腦筋，弄到一筆巨額的錢財，然而遭了那舞女的拒絕，爲了孤掌難鳴之故，這舞女却找到日本軍人的後台，出來與張國震爲難，把張逆兩個手下的爪牙捕到了虹口。

張逆鬧動了怒火，終在一天晚上將那女人綁去撕了。當消息給日軍知道後，便找李士羣問罪，李逆找吳四張算帳，吳逆得知張小奸闖下這場巨禍，臭罵了一頓，但却惹起了張國震的懷恨，自是便有叛變的意思，想從軍事實力方面膨脹，來一次驚人的暴動的。

一方面張國震的野心未戢，還是死要鈔票，這是事實。有一次張逆叫他手下去綁架，綁來了一個財主，不料那被綁的却是李逆士羣的親戚，李士羣知道這事，大光其火，又找吳逆斥罵，要他把張國震交出來，吳四寶受兩重鳥氣，簡直氣得肝胆俱裂，結果向李士羣道歉完事，這個祕密在外界極少傳聞，但這個殺人魔窟中却無人不知道的。

夏仲明這奸逆，也是殺人劊子手。

暗殺朱作同，是夏逆一人率領他部下的嘍囉所爲。這傢伙與羣奸坐地分贓，囊中有了錢，結果却橫抽大煙，貪圖鹿醉飽的神經。他奸逆下場，不得好死，最近聞夏仲明已因煙癮關係，死於獄中，亦死得痛快之極！

「七十六號」——殺人的大魔窟。

在魔窟萬丈的時候，除開主腦李士羣丁默邨兩個漢奸外，並有一長串恐怖的名字，來命名他們手下的劊子手們。計有：

「四大金剛」，「十八羅漢」，「蓋世太保」，「哼哈二將」……

這些強盜們外面情報網密佈，每次出動暗殺工作，有「死刑籤」，「活鄉條」！

七十六號的內部，有「電刑」，「吊打室」，「地牢」，「黑獄」，「活人坑」，「老虎凳」，「毀屍爐」……

愛國志士的生命，職門員的靈魂，殷實商人的財產，良民的沉寃……

總之，這是上海有史以來最殘酷的魔窟，中國人屠殺自己同胞的大場合，主持的幾個漢奸們，怎能逃出這公理的法網。

毀滅吧，「七十六號」的殺人營！

Ⅱ 八樁驚人大醜案

當奸逆猖狂的時候，號稱東方大都市的上海被他們血手造成最罪惡的場合。一切漢奸們的賣國行爲，便在上海開始進行，直至汪政系羣醜的傀儡戲開場！

但在偽新中央政府南京落成前後，京滬兩地又鬧着令人捧腹的大笑話，這些醜聞機史，在當時是不許人家公開揭載的，時至今日，我們不妨舊事重提，藉以看出當時偽官們的醜行。

在偽府開鑼的前夜，適值三月二十九日，滬市方面，忽有接到某種團體通告函，囑於明日一律懸誌；以祝台兒莊勝利二週紀念者，其內容云：「爲通告事：查三月三十日爲台兒莊抗戰勝利二週紀念日，際此抗戰時期租界市民鑒於增捐加稅，被迫日深，凡我市民爲表示精神團結一致起見，於是日均應一律懸旗慶賀，以顯揚愛國之熱忱，特此通告。上海法租界納稅華人會啓。中華民國二十九年三月二十七日。」當各商號得上述函件後莫不詫異非常，該日雖然爲慶祝台兒莊大捷二週紀念，但以上海方面，環境特殊，乃因兩租界當局，規定按年懸旗紀念之日期祇有八次，偽府用這種新辭活巴戲來玩弄民衆，醜不可言！

在「還都」以後，在五院院長中人選問題，已經過日方的同意決定爲：溫宗堯，梁鴻志，王揖唐，汪精衛，陳公博。南京派顯然已佔了上風，足以有操縱整個偽組織的能力，可是此外還有「國家社會黨」代表諸青來，和「中國青年黨」代表趙鐵松，以至李聖五，江亢虎等一大羣嘍囉，以前汪曾以容納各黨各派作號召，造成了自己的勢力，現在到了「偽府」正式成立後總不能不履行自己當日的諾言，勉爲他們打算一下的。於是便將諸青來安置，任爲首任「外交部長」，而以「農礦部長」賞給趙鐵松，作爲分潤他們以前搖旗吶喊時候的一點餘瀝。這是汪逆當日所謂號召各黨各派參政的祕密。也是一段醜史。

再說「中儲券」發行以後，日偽雙方導演人物固然自認爲拿手傑作，可是大部的日人，還是始終對偽鈔表示不信任的。當時二月十日「東洋經濟新報」的一段言論：「南京新銀行新發行的紙幣，能有流通力嗎？究有多大流通力呢？要使其具有堅強的，流通力，應該用什麼方法呢？」

……」
尙有一事，亦係興趣，三月三十日前，北方巨奸奉汪令慶祝，但該項通告即行取消，原來北派漢奸對此缺乏興趣，究有何意，亦殊莫明其妙也。華北對於「汪政權」之態度是否如東京方面之認真？然華北鐵路局門首及兩面大「五色旗」暨其他日人管理機關門首之「五色旗」，以及有人自日人方面，及華方面當局到處所發之言論及諷刺，無法消弭該種「危險思想」。這事也醜得慘了。

汪派偽組織成立後，一應新貴，相率而去就職，滿以為日方當局對若輩必能另眼看待，甚且日方必能履行其目前諾言，實行將華方財產，發還若干，藉為若輩對人吹牛號召之工具，結如此一希望，馴至最近，不特全歸泡影，甚且使若輩一肚皮之高興，形感滿腹失望。據傳偽鐵道部長傅式說者，且已一怒來電，不再歸寧，見人且歷述「上當」不止。

還有，汪逆向日敵提出條件，要不許南京日兵打公務人員耳光，也是醜事！

再有偽府當時所佔之南京各機關，也通過日方，求他們之許可。結果，「國民政府」官員總哭傷着臉，遷到機關裏辦公。曾有一張外商報紙刊了一幅漫畫，指汪政權偽官們都是白鴿，由日本入一隻隻放進鴿籠，也暴露了他們的醜態。

更有一次英軍在越界鐵路搜獲汪逆羽黨之軍火，被全數繳械，也使汪逆下足了台型。凡這種種，證明汪逆的偽府，等於日本強盜的私生子而已。

F 偽府羣丑浪漫史

在「偽中央政府」下表演活劇的傢伙，可說全是荳腐份子。

他們做官根本是美其名，事實上誰不想伸手多撈點錢，可以洋房汽車多找一點享樂生活，於是毒藥瀾漫之際，在漢奸官場中獨多的就是浪漫史料。

這批漢奸中頗不乏酒色之徒，不論老奸少奸，俱是愛好娘兒們的，因此海上的交際花，貴族娼寮，濃結淫娃們大為活躍，無不想施展一些技巧，把肉體公開佈施，在這批混蛋身上撈一點造孽錢！你們沒有忘記吳佩孚這漢奸嗎？吳逆紙是個律師出身，居然當了什麼外交部官員，在毒藥方盛的當兒，他演著一幕毫無恥的荒唐史，吳逆家裏本有個廣東籍的女人，篤信天主教，繼之吳逆在外拈花惹草，與交際花李麗同居於古拔路，幾個月的露水生活，結果被李麗藏了一記竹槓。接著吳逆另結風流冤債，與一個田姓的女子結了不解之緣，家裏女人得知，又起爭吵，於是醜聲四溢，成了偽府官場的臭史！

還有陳慕道漢奸，他的透露頭角，正從「維新」開場，所以錢撈得特別可觀。陳慕本是色鬼，一個女人不夠，另又擁了如花美妾，在過著放浪生活，陳逆的縱淫是出名的，家裏製了媚藥，其穢惡無比。所以荒唐的結局，陳慕不得好果，據云陳漢奸後來的死，是服的毒藥，大概這是他發「藥」之故，春藥作祟了吧！

周佛海這甘心賣國的好逆，在上海南京不久，也愛起色情來，那時偽方復興銀行經理孫曜東

拚命籠絡周逆，把女伶「小玲紅」獻給周漢奸，女人如蛇蝎，經那姑娘搔首弄姿之後，周逆就墮在雲裏霧裏接受了下來。

當周逆與那女伶正度桃色生涯的時候，周妻楊淑慧聞訊大怒，她探知這件事是孫逆曜東一手所包辦的，忙撻了個電話邀孫曜東來，孫逆受寵若驚，以為有什麼可以進賬，不料上門之後，楊淑慧拉起就是兩記耳掴子，並且把預置濟的一包「人的排洩物」向孫曜東頭上一倒，孫逆掩鼻而逃，狼狽莫名，但周佛海的桃色夢，也給攪散了一半。

再說到上海方面的漢奸羣中，作為周逆佛海親翁的潘三省，是第一流大淫棍，佔了宋子良先生的住宅，在那所謂「省廬」裏藏有幾千幅春色無邊的畫圖，專門誘惑一班僞員們走向荒淫之路。陳公博周佛海丁默邨之流，便先後墮入了潘逆的詭計。

現在要揭穿大漢奸陳公博的荒唐史了。

陳公博是色情狂的傢伙，這是連「老牌秦檜」汪精衛也知道的。

當年在南京任實長的時候，已在秦淮河畔與歌妓曹俊佩有過一番撕纏，白門各報揭載其詳。不料時隔數載，陳公博賣了國，正式做起漢奸來，得知那曹姓的歌妓還有一個姪女兒在上海唱戲，陳逆公博就撩動舊情，前來捧場，又引起一段臭史。

陳逆在做着漢奸的過程中，結識了一個年逾花信的女人莫國匡，瞞着大婦，在外面營築香巢，縱情作樂着，莫國匡這妖婦手段不弱，不多久，莫妖婦的卡片上居然刊起「立法委員」的頭銜來。許多僞官場人物知道這點勢力，紛紛仰其鼻息，莫逆國匡就此索價捐官，定起「價目表」

來：縣長多少錢，局長多少錢，因此偽府裏招來了一班大妖小怪，在仕途上撈錢的醜劇，一幕幕隨之展開了。莫國匡與陳逆出同車，入同行，假若新婚燕爾，夫婦雖然知道那麼一回事，却也奈何不得莫國匡。

然而陳公博還有十大風流事件，瞎了莫國匡在繼續着。這是後來的事，後面均有記載，禍國殃民，一半也自是而起呢。

此外，偽江蘇省長李逆士羣家裏，也造成了一件「淫人妻女，妻女淫人」的悲喜劇。原來李士羣在「職」的時候，與自己女人並不如何融洽，暗中李逆依然在外邊縱慾如故，後來李士羣喪了命，李妻風流孽債未償，與上海儲醫生發生了曖昧，竟大登報紙，公然刊着結婚啓事，結果殺人魔王李逆士羣的門徒們引起不服，也許爲着爭奪不勻之故，把姓儲的醫生施了某種毒手，害得他無從與女姓親暱，這段事，也可以反映偽府荒唐之一斑。

更有汪漢奸的片子汪孟晉，也是個好色之徒，可以大書特書的。

被人看作「偽太子」的汪逆孟晉，由於其母陳璧君之寵愛，從小就走上歧途，置身於糜爛的聲色場中的，當汪逆到了南京後，小奸也隨之而來，得了個「軍需處長」的掛名頭銜，每週由南京來滬一次，大嫖大賭。祇要在偽員面前提起汪大少三個字，幾乎誰也要賣跟他三分的。

汪孟晉姘了一個舞女，有一次竟在一家舞場裏與日寇軍官和浪人掀起醋波，大打出手。給打得鼻腫臉破，連累他的一個謝偽副官傷了一條腿，結果回到家裏，却並不敢在父母面前提起，「爲國母」問他怎樣受傷，他祇用「覆車」來進脫了過去。

四……偽府的內訌和外患

A 鈔票上市。大開殺界

汪記偽「新中央政府」的傀儡劇自開鑼戲唱出後，最初一年中，並不賣力，因為幕後操縱者日本帝國主義的軍事上屢遭挫敗，日敵自己已感到應付不了，那裏來的心思提議演戲，而況東京方面，本是希望汪精衛角兒真正唱一齣和平戲，誰料他沒有賣座把握，真正和平無從談起，所以日軍間對他大不滿意，漸漸也露出了厭棄的樣子。

這在南京方面，汪逆却並沒有發覺自己的弱點，依然振足俏債，三天兩天跟日方談判「權」不「權」的問題，日本人大光其火，派土肥原聯絡東山再起的漢奸王克敏，迫汪逆下台。經他哭喪着臉，求之再三，才算不生意外。但是汪精衛鑒於手上沒有「鈔票權」，經過好幾次籌備，爭執，後來才發行了「儲備券」。時間是民國三十年的三月。

儲備偽鈔上市的時候，發生了下列幾幕活劇。

偽財長原是周逆佛海，按最初「偽鈔」發行時與法幣的比率爲二與一之比，即每二元法幣，可購買偽「中儲券」一元，雖然增值求售，可是市民一看到那時初期發行的「中儲券」底斑爛面目，往往不勝驚奇，深訝這種像真鈔一類的「偽鈔」，何以竟能作爲「國家的本位通貨」，所以

那時一般人心目中對「偽鈔」的印象，可說惡劣已極，有些人把它看成「冥鈔」作為最新談話資料更是笑話。剩下來的祇有一部份經營出口業的商人，因格於偽「海關監督」或「稅務署」的規定凡繳納稅款，或偽府機關收買，不能不將法幣換成「中儲券」後繳付，否則便是「違法」，但當時滬銀行錢業公會曾一致決議，堅決拒絕與偽「中儲行」來往及收受「偽鈔」，至是偽方特工人員遂實行以各銀行為表演恐怖案件的最大目標，一時造成了上海金融界空前未有的混亂局面。

在大小數十件銀行恐怖案中，最惹人視聽的，以靜安寺路口中國銀行支行的炸彈案比較駭人聽聞，當日恐怖案的發生，固然是愚園路七十六號偽方特工機關演出的拿手傑作，然而心計之巧妙，佈置之週密，却不能不使人佩服。那天大約是星期一，正是銀行星期日例假後的第二天上午，業務當然比較平日忙碌，更何況上海租界自淪為「孤島」以來，我政府對滬上經濟行政範圍，已集中到偏促的租界裏一隅之地，而中國銀行同孚路支行，當時更負有淪陷區內金融指導政策與偽方展開鬥爭的重大使命，所以自始偽方即不惜千方百計，無日不以破壞中國銀行為唯一對象，不達到目的誓不休。

事件的發生，據當日報載時間是上午十一時左右，隆隆一聲，預置的定時炸彈爆發了，當場死傷行員顧客共九人，血肉橫飛，慘不忍視。事後租界警務當局明知這次又是愚園路七十六號廣南在記功冊上添上一項記事，但是那時租界環境特殊，也祇好循例「緝兇」便算。

八年中最苛酷的悲劇當以「中行別業」血案為驚心駭魄，那一時期，不特我方偽偽不斷展開猛烈的「貨幣戰」，同時我方留滬的地下工作人員，迭與敵偽不斷展開「政工戰」。民國三

十年二月中旬，偽「中儲行」的二個職員，連續遭到暗殺，其中一個是當場重傷斃命，另一個（大約姓張的）則僅受微傷，乃投入四馬路仁濟醫院治療。詎知病狀尚未復原，一天清晨，突然給幾個闖進病房的來人取出利斧將他砍死。從報上看到了這兩件惡奸案，偽「財政部長」周佛海一怒之下，馬上下令在滬偽特務人員，先把「中行別業」的中行職員全部捉起來。再進而逮捕租界所有中央直系銀行行員，除了加強偽方的恐怖氣氛以外，目的便是準備網羅銀行界人才收爲己用，以資熟手，但這樣的強迫，徒使金融界增加了憤恨。

B 黃金時代氣壞汪精衛

偽組織的特工劊子手們協助汪逆膨脹勢力，對一切正義感的人們施行毒辣手段，可以說是無微不至了。可是等汪逆上了台，所謂「還都」後的第一年後，那班劊子手的勢力却被剝削下來，弄得到處碰了鼻頭灰。那時的汪記偽中央，則正是高唱着黃金時代的口號，在螺螄壳裏過度他們的賣國生涯。

偽政府又經過了一番改組。一張傀儡名單計開：

「偽府主席」汪兆銘	「行政院長」汪兆銘	「立法院長」陳公博
「司法院長」溫宗堯	「財政部長」周佛海	「內政部長」陳羣
「外交部長」替民謚	「監察院長」梁鴻志	「考試院長」江亢虎
「宣傳部長」林柏生	「實業部長」梅思平	「海軍部長」任援道

「教育部長」李聖五

「軍政部長」鮑文樾

「司法部長」羅君強

「審判部長」夏奇峯

「調查統計部長」李士羣

「銓敘部長」趙鏡松

「華北政務委員會長」王揖唐

「軍訓部長」蕭叔萱

「僑務委員長」陳君慧

「水利委員長」諸青來

「振務委員長」岑德廣

「邊疆委員長」陳濟成

「航空署長」陳昌祖

「參謀總長」楊揆一

「駐德大使」李聖五

「駐日大使」徐良

「駐意大使」吳凱聲

「駐滿大使」廉隅

有了上面這班活寶的串戲，照說汪本人總滿意了吧，可是話又不然，任你怎樣捧場，日方依然對汪記舞台沒有好的印象的。不但祇這一點，且日本強盜惟恐汪精衛成事不足，敗事有餘，雖然讓汪逆的改組偽府支撐着場面，而暗底還是各部各院派了日籍顧問，在那裏監視和督促；其實這是鎮壓，汪逆豈有不知之理嗎？

譬如說，偽中儲券發行後，汪記的經濟局轉總算暫時可以過去，但偽財部的日籍顧問小倉，短小猥悍，毒辣非凡，一邊濫印鈔票專供日本軍需部辦物資，汪逆精衛過着老不自由的日子，也氣昏了。

汪逆在這種「外患」之下，才發現自己做了十足道地的傀儡！

但是後台的情形果然如此，而丑角們在舞台上，却不用這種哭臉來給民衆看的。一天到晚高唱着荒謬的反共建國口號，在國內一任日本狗強橫行，在所謂國際間，一味貳德意的屁股，這樣烏煙瘴氣，直到日敵挑起珍珠港事件為止。

C 交還租界的活劇

從三十一年下半年度起，日本強盜在中國大陸的軍事情勢非常不利。湘省的攻打，日敵表面上雖是收獲了幾個城市，但軍隊越打越光，士氣越戰越衰，國內經濟情況日益拮据，生產不夠消耗，而物資又乏來路，拚命喊南進的口號，又在越南邊界大吃敗仗；國際情勢也一落千丈，韓國的紙老虎開始要被英美察破，日本舉國徬徨起來，吃了豹子胆，祇好在三十二年一月七日向美國打一句冷拳，發動着太平洋戰爭。

但這一來，挑了南京偽政府的汪逆精衛，他的勢力可在日敵保護之下，擴展到垂涎已久的上海租界裏來了。

日寇挑起太平洋戰火以後的第一年間，那時所謂「潯都」第三週年，無論從那一個角度看，都可以看得出「偽府」大小嘍囉當時的一番情緒，無不興高采烈的，好像日本已爲他們創下了萬世基業的樣子。這一時期裏，日本人在日寇導演之下，唱出「同甘共苦」的高調，將一齣一齣的拿手好戲不斷搬演出來。三十二年一月九日「偽府」之被迫參戰，也可以說是「偽府」陷入悲慘命運的一個顛振點，緊隨着太平洋上日寇連續的敗績，以後「偽府」內部，無論在經濟上政治上都激起了直線式的崩潰，雖然日本人數次飛赴日本哀求設法挽救「偽府」各方面的頹勢，可是始終不得要領。在這一年中，他不停地飛到北平，飛到淮海，飛到上海，喊着「同生共死」的新口號，奔走各地，便是由日方差遣前往，企圖刺激一下民衆，但是「偽府」內在的空虛與破綻，斷

不是一陣花言巧語所能曲意彌縫的，甚至是時所謂「交還租界」的新花樣，也不過是日汪雙方串演出來的雙簧戲，交還各地租界，最大目的，即在利用這一張空頭支票，以博取淪陷區民衆的同情，其實還有大的陰謀隱伏其間，就是日本軍閥借著「參戰」的幌子，在交還租界之後利用「偽府」出面，加緊搜刮，強化其以「一貫」以「戰後」的毒計，結果遂造成淪陷區年來高漲物價的狀態，使民生陷於絕境，而「偽府」的政治經濟政策，亦告全面崩潰。這一影響給予汪偽本身無異是致命的一棒。

D 吳四寶李士羣死的祕密

由於日敵的猖狂，偽府吸血的政策暴露，上海的經濟市場大起混亂，一部份投機奸商都非凡活動，原來奸商的幕後，就是南京一班偽員的撐腰，換句話說，凡是有投機資格的，都有個「靠山」在慫恿着，他們是決不願全上海市民和淪陷區民衆的痛苦。

在所謂「租界交還」後的不久，先前汪派毒饑之下幾個殺人魔王，更變了撈血黨的大好老。吳四寶這強盜家產之多，會計師已無法爲他清算。這樣一個擁有財產的人，能不使日本軍人及偽高級官員的妒視嗎？所以後來吳四寶以「多金」而遭了致命傷。事情的展開，是這樣的：

吳逆在主持七十六號後期，撈得大量鈔票金條後，在他霸佔的「雲廬」中想從此洗心革面，做個假好人的。誰知吳逆手下惡徒，如張國震之流，依然橫行如故，仿效着當初吳大頭目的持武器在交易所硬做買賣的派頭，和到處綁架勒贖，不肯罷休。結果張逆國震闖了大禍，觸了日商江

南洋行之怒，和綁錯了李士羣的親戚，自知在上海不能存身，便逃到通州，在當地私設「保安司令部」，圖謀另外出路。

那裏知道張國震事件便造成了吳逆四寶的落魄。

國爲汪逆精衛聞知這項事實，下令嚴捕張國震。而張逆未被逮捕，汪精衛一面下通緝令，一邊又電諭吳逆雲甫（四寶），限期交出張犯，否則由吳本人負責一切嚴重後果。實在這時吳四寶尙未知悉張國震已掀起數罪俱發的軒然大波，更不知道張國震的行蹤何向，逼於無奈，遂親赴四川路日方憲兵司令總部自首，謂實在無法交出張國震，本人甘願自首作抵，張在揚州聞吳被逮，大概是惡貫滿盈，天良發現，急自揚返還自首。然後由日方解交「偽府」執行槍決。

張犯落網後，吳四寶旋被釋出，傳聞吳在獄中備受日憲兵優待，但曾由憲兵司令部醫官在其左臂注射一針，直至他出獄後目視大勢已去，舉家離滬遷返通州原藉，不久傳過了吳四寶中毒暴卒的消息。亦有謂其出獄後曾應李士羣之召赴蘇被捕，李曾對其婉釋，謂此項的佈局實因接奉上峰通緝密令，所以不得不採取緊急措施將吳捕逮，並詢其願意先行自殺或解南京後執行槍決，當時吳悉其事，驚怖不知所云不置可否，率由李士羣爲之延醫注射一針，未幾暴卒。

至於巨奸李士羣的死因，却也錯綜複雜。當汪託偽府派李逆任所謂「調查統計部長」後，又被爲委「政治警務署長」及「江蘇省長」。李逆坐鎮於蘇州，拚命朝政治途徑發展，這時蘇州日僞正展開所謂「清鄉」工作，李士羣表面照辦，實則他盤踞了肥沃的土地，極力爲自己擴張勢力。他收了不少人才，無形中使他的潛勢力膨大到了極度。

這時他又實行第二步計劃，建立起外圍與內圍雙重機樑：在上海他有心腹吳雲甫一羣死黨替他積極活動，使他可以分出一部份心力去經營商業投機；在蘇州，他提出了「一個領袖，一個黨」的口號，繼續吸收「幹部人才」，交由袁殊率領着，暗中進行「李士羣路線」。這個集團裏面，有政客，有軍人，有文士，有土匪流氓，兼收并蓄，藉着上面這句口號掩護，實行他「一面清，一面容」的「清鄉工作」。

三年之間，李士羣已建立起「李士羣路線」，再利用在蘇州所獲得的本錢，轉向上海市場發展，廣事投機囤積：日用品，棉紗，棉布，油，糖，西藥，木材等，都是促成他暴富的原素，更挾其雄厚的經濟力回到江蘇充作「軍費」，給養他自己的「保安隊」。這時聲勢愈大，野心愈熾，大有「南面王不易」的氣概，消息傳到南京，一羣奸僞們爲之側目，汪雖已微聞其事，但倉猝間深恐投鼠忌器，欲將之改調而又躊躇未敢，隨着李士羣的勢力膨脹，有一時期甚至要將當地的部隊，遠撤到崑嘉，常錫一帶以避其鋒，這時李士羣在蘇州的氣焰萬丈，却是無可否認的。

但是事隔不久，李士羣暴卒的新聞也突然出現了，這傢伙怎麼死呢？據說在一次「請客」以後，翌日李即返蘇，始則遍身腫痛，繼則突發濃瘡，整天發高熱，飲食入口輒起嘔吐，最後腹痛如絞，手足冰冷，甫經二十四小時後，已返魂乏術，這是大腸受了某種細菌中毒的關係；體內消化器官二十四小時內已被細菌腐蝕潰爛，膿成血中毒，所以無法救治。

兩個黑徒的死，我們可以看出日僞雙方手段的狠毒，和做漢奸，欺百姓的果報了。

IV 女人造反·偽官風流賬

正當李士羣死訊傳出時，另一批偽官混蛋漢奸，却又在那裏大鬧風流事件了。

再說陳公博這個酒色之徒，他除開家裏已有大婦，外面已有小星外，還是色性不脫，最鬧得肉麻百出的，要算與「文壇棄婦」蘇青的事。蘇青原本姓馮，與配夫離婚後，起初在上海各雜誌寫文，接近了一班文化漢奸如陶亢德周黎庵之流，旋因認識了第八流漢奸朱樸，托他找出路。

當時陳公博任偽「市長」於上海，朱便向陳圓說，偽「市長」陳逆公博一聽有女人，色性大動，卽或不置在肚皮下，置在案頭看看也是好的。便一口答應，下令委蘇青充任「統計室委員」，於是蘇青單身匹「馬」，上任做「官」，「結婚十年」，跟了出版矣。

如是者，蘇青碌碌數月，說好不好，說壞不壞，然而官俸微薄，永無發財之望，因之便向陳逆作直接要求，要辦一本雜誌，請陳津貼，時爲三十二年之秋，陳竟當時立簽支票壹拾萬元，陳素性吝薄，竟致慷慨似此，聞者大異，於是風言風語，陣陣不休，一說是蘇青勾結陳逆，一說是陳逆寵上蘇青。

有一次，蘇青在陳公博面前撒脾氣了，竟指指肚皮道：「假使在必要時期，我將把它的父親姓名，予以宣佈！」這是一支毒藥冷鐮，陳逆公博也表示「急倒」了。因之當時蘇青有要求，陳逆公博無不傾囊與之，便是怕她一肚皮東西。

聲青之外，陳公博又與一妓女私姘，佔了偽「蘇省建設廳長」孫某的女人，總之臭名四播，陳公博家裏天天吵鬧鬧的，正如其大婦所說：「沒有一天太平日子過的。」

擺開陳公博，再說上海方面，老而不死的正牌文化漢奸陳彬蘇，這大把年紀，居然也縱慾無度，姘了清映女明星李香蘭當什麼「香佛手」似的捧得肉麻百出。按陳彬蘇的當漢奸，始於偽組織成立之初，到了太平洋戰事爆發後，陳遂乃以一面孔新聞界元老派頭，搶下了申報的地位，大拍東洋人的馬屁。

陳逆因受敵僞的器賤，本人勢力相當膨脹，就此有與縱轉着女人念頭，在摩天飯店闢了一室，招李歆姬一場相處了。

新聞界對於陳彬蘇的罪行知之甚詳，毋怪勝利後要喊出「第一個捉拿陳彬蘇」的口號了。上海的女人在所謂「大東亞共榮圈」中，活動得相當可觀，尤其女明星，素稱「一代尤物」的李歆姬了東洋軍人不算，後來也向僞官們施送媚眼，造成了一片風流冤孽。把汪逆政府的僞員，玩弄在高跟鞋下。

影壇還有一個妖姬白光，想必人人知道的吧。白光與日人同居，與一韓人私盟，到了上海成名後，又與賭台某小開有染，可是有一次上南京開什麼慶祝會，僞宣長林逆柏生見她嫵媚如蛇，也墮騙然了。於是外間盛傳白光與陳逆有私，二人且打得火熱。

這些，當然是不言可喻的。

總之，官場腐化，女人造反，南京「偽府」便是在這樣的氣氛中醞釀現形的。

「妻黨現世報」

在整個混沌時期，不但一些妖姬淫娃在偽府內圍線上作祟，而偽官家屬及一些漢奸太太們，也紛紛組織撈血團體，來一套操縱投機的大魔術。最轟轟烈烈的，大概要算「三太公司」的攪亂市場，算是「妻黨」們的代表作了。

人人知道，上海的投機市場曾經出現過一個規模空前，後台鐵硬的投機公司之成立消息。那個「投機公司」，便是「三太公司」，所謂「三太公司」也者，那是個合夥性的組織，但資本無限。那「公司」的主持人，便是偽政權「汪、陳、周」的女人。主腦人據說便是「偽國母」陳逆璧君，陳公博的女人與周佛海的女人則副之。她們所經營的交易，範圍至廣，黃金，股票固在其列，即使美金洋股法幣也竟自由買賣，這美金洋股，當時被敵方當作「敵性通貨」，是絕對嚴禁買賣的，但相反地之「中央儲備銀行」，那些這貨却是按日有市的，他們且能代客買賣，通所謂「客」也者，當然是指三太公司一類階級而言。

當「三太公司」在上海金融市場成立後，昔日市場上雄踞一時之「多頭公司」「空頭公司」等「大投機集團」，俱皆相形見绌，相顧失色，「三太公司」之一舉一動，從此變成萬眾注目，整個市場的上落也無形中受「三太」之操縱。在這時期內股票中的電影和鈎奶生，曾一度受「三太」的大加青睞而提升甚烈。尤其是那罐黃豆粉一上市便是穿破廿關。中華電影因受張善琨之此唱彼和，上落更為利害。此時期「周璇傷足」，「春江遺恨」上演一類消息，居然也能影響市

面，可稱「奇蹟」。至於美亞紗廠之類，「三太」固有提攜「雄心」，但因格於大部股票皆操在二廠老板之手，故未遂其心願。而赤金市價在那時，也大有如今日一漲六七成之勢，京滬間股票單幫的風行，據說是「三太公司」全盛時代的傑作，而股票之實行期貨交易，據說「三太」方面也是有力的促成者。但可惜好景不常，二月後，奸逆們尙想維持一下自己的「臭面子」，床頭下令停止營業，「三太」就此關門大吉。

這「妻黨」還是死不甘心的繼續投機，操縱，弄得上海市場大亂。

可是有好結果嗎？陳逆璧君現已被捕，周陳的男人也做了監犯，她們還能發很勁嗎？

真如退謔，所謂「現世報」！

G 錯綜複雜的大磨擦

偽府自開鑼前後起，直到汪逆之死，及陳逆政府之崩潰，內部是天天在鬧着「大磨擦」的。磨擦情形大概如此：從廿八年汪黨一班巨逆到了京滬後，最初是與偽組織梁逆鴻志王逆克敏的雙重領軌，到了廿九年偽中央政府成立，則在汪派內部也有了露骨的裂痕，更從周逆佛海與陳逆公博兩大暗流的涵湧，又形成了後來偽府中的宿命鬥爭。汪精衛是儼然以「頭目」自居的，他勢力自較人雄厚，陣容也相當堅強，可是周佛海當初之所以投偽，他完全爲了一個機會，想出出風頭撈點錢財的，因此管它漢奸也好，賣國也好，只要有權可握，無人與他對敵，就算太平無事。但陳公博之與周逆內訌，使他大感興趣了。

在偽府鑼鼓敲得正酣時，陳系與周系的暗爭也來得殺擄有勁，到了後來，周逆佛海鑒於陳逆與汪漢奸畢竟有親戚關係，自知不是其敵手，也祇好掩旗息鼓下來。

但可能的時候，還得「上一記」的。

汪逆在患病前後，周逆之明爭暗鬥又重演了。汪逆尚未離京赴日之前，汪對陳極力支持，雖然仍有三番四次放播着陳公博脫離「汪系」的煙幕，其實這不過是汪爲了增高他的身價，便不惜捏造許多事實替他作反宣傳，後來陳逆出長「立法院」，就是汪逆借重他來抵抗周逆佛海的先聲，以後便直釀成二人之間的對立，其實這是當日汪故意造成，放一陣煙幕給周佛海看，周逆方面，亦不甘示弱，藉其平日接近日軍閥，故在這四年間，周逆始終保持着偽「財政部長」這一個要職。一直利用他的特殊地位，作爲準備離開後期政治鬥爭的大本營。在周派的「羣中，他手下主要的幾個「幹部」便是梅思平，羅君強，丁默邨，傅式說，周學昌，陳濟威，蘇成德這些傢伙，構成了所謂「周派」的中心勢力，在周佛海安排下，分佈整個「偽府」各階層，各地域，各機關裏去。即在汪未死之前，眼看他勢力日漸龐大，仍有奈何不得之感，不過周佛海當時養精蓄銳，待時而動，自從汪赴日起，「偽府」中政治情勢爲之一變，日方作更一進的控制，無形中也給予周佛海以相當助力，使周佛海在「偽府」中的地位頓時提高起來，這些醜態，後面自有詳載的。

五……掃蕩星殞落：「汪死真相」

A 汪精衛大哭辦公廳

汪精衛後期的漢奸過程中，在南京更遭拂逆，處處地方碰日本人之壁，吃侵略者之苦，而且部下的狐羣狗黨們又在用種種手段搗他的蛋，汪逆的神經大受刺激，舉止反常，每日無不感到死之將臨的了。

僞府官員見他這副模樣，更橫行不道，如李士羣之霸佔地盤，羅君強與周佛海之爭權奪勢，處處使汪逆祇有招架，沒有還架了。這還在其次，最感重大威脅的，是日海軍在太平洋作戰敗跡連連，空軍又無鬥志，陸軍也在衡陽方面擱住，在怒江被殺得落花流水，眼看重慶自由政府的抗戰火線日益激烈，與美國的軍事合作更趨積極，（B 29）型超空飛機的轟炸日本本土，看來所謂「大東亞共榮圈」是朝不保夕，因此汪逆在南京彷彿身入囹圄，悶坐於辦公室中老是擲茶杯，擲茶壺，有二軟大發脾氣，連玻璃板都打得粉碎。散滿了一地。

但是他還在強顏歡笑着。

三十二年份，汪逆的內心愁苦也給幾個貼身僞員知道了。狐羣狗黨們爲了看他可憐，總得想個辦法來使他高興一番，明知無補於事，但表面文章還是要做的。那一年，正是汪逆六十歲，僞

遂通過了陳璧君，首由褚道民誼撰文歌功頌德，發起各地舉行所謂「花甲同慶」，無異予各地貪污之輩開一生財大道。南京方面，是日鋪張揚厲，當日大小僞員等紛紛爲汪祝壽之際，爲「首都警察廳長」蔣成德致送大理石彫像一座作爲壽禮，誰知趨前捧過待覲，不慎滑足，石像墜地受損，汪親見也悵不歡，認爲不祥之兆，事後蔣固死好意反成惡獲罪黜職，而汪亦於當夕借酒消愁，在辦公廳大哭一場，至是大小「僞員」等興高彩烈情緒，因突發此種不快事件竟至大煞風景不歡而散。

B 槍彈·流血·開刀

汪逆的神經失常，是造成他送命的主因，但還有一個致命傷，那就是他送命在九年前（民國廿四年）十月一日的一顆彈。可是這一段致死的過程却大有來歷：當日汪逆身受三槍，一由左臂穿過，一在左臍部，一由左臂射入背部。事後雖動手術，但背部子彈則夾於脊椎骨第五節始終未能取出，故後來這幾年這顆子彈始終威脅着他的生命，使他身畔終日幻現着一位死神的陰影。大約在每月中遇有天氣變化的時候背部總要酸痛好幾回，自從三十一年所謂「六十大慶」以後，身體更加衰弱，顯然支持不住每次斷續的痛楚。他病勢轉劇的成因，應該說到民國三十二年八月的時候，那時在日方嚴密監視把持之下，環境離開鐔時候惡劣得多，心境上的苦悶亦日漸加深。影嚮到整個身體健康同起變化，背部胸部及兩脅痛楚加劇，至十二月左右，已達最高程度。

但誤命的也不是他自己本身的病態加深，而是日敵派遣軍後餘部隊長的軍醫官做他的「勾魂

使者」。這軍醫不但推翻了以往德國醫生認為不能動手術的診斷，而堅持着可以信賴他動用起死回生的手術，再加上日敵的慫恿，十二月十九日便在南東開刀，使他更進一步接近死亡之路了。

C 汪逆是怎樣死的

汪逆這一次的開刀，當然是冒險舉動，那敵方的起碼軍醫官祇有開刀的胆量，却沒有起死回生的把握，他不過跟着汪逆生命已在危殆中，與其拖延，不若拿他做一回試驗品，冒險逞此最後一着，果然在開刀以後，從三十一年一月起，傷口急劇變化不久轉為膿疽性脊椎炎，顯見這次的冒險舉動完全失敗了，這一時期汪終日發高熱，呻吟轉輾，後來陳璧君等眼看病狀不對，再經日方主動，卒於一月三日飛到日本名古屋「帝大醫院」療養，想把一條趙臭的老命挽回一下。

誰知到了日本，彷彿進了「鬼門關」一住下來，半年無有起色，反而在這半年之中南京的一些大奸小奸，辦事不力，弄得臭名傳揚。「偽府」的經濟組織系統全面崩潰，偽幣貶值，物價高漲，人民生活失序，貪污案件迭起，這正是象徵「偽府」窮途末日的前兆，如后大棒，胡政勾結顧寶衡，周乃文造成的米糧囤積案；上海特稅四萬萬元舞弊案；松江「中櫛行」放款舞弊案，漢口李炎漢販運私鹽三千萬元大舞弊案等……但值得注意的，揭發連串舞弊案的主動者，並不假手於「偽府」「監察院」彈劾，而是完全由日敵特務海關偵查有據以後連人帶贓拘送「偽府」才公開風來，這無異給汪逆投下巨彈，刺破了「偽府」當時黑暗中無數的醜臉。

幾件大舞弊案，都是最使汪逆在病中引為痛心的事，他既不在南京，雖然南京方面盡量掩

聞，可是日方早已詳細告訴他，並隨時查問他對此類舞弊事件，有無徹底保證不再發生的把握，這樣一來，汪逆毛病火上加油，更加無可挽救了。

在汪逆未死前十月下旬，有一次清逆民誼赴日探病，回來後，他對陳逆公博細述汪之病狀聲淚俱下，早已認為無望，至是陳孽君方才率同姪婿何逆炳賢，親信周逆蔭摩等這一羣大小噉囉趕到日本送終，實則汪精衛早在「星期之前暴露「死腔」，奄奄一息，勿象「活下去」的樣子了。

延到十一月十日上午六時，正式斷氣。

十一月十二日，死訊帶到南京，全國皆大歡喜，無不「慶祝」這一代巨奸的絕命，願他死在十八層地獄永不翻身。

D 運屍回國的祕聞

當汪巨奸絕命於日本之後，陳逆孽君以「宋亡人」的姿態，在屍首面前拉起調子大哭親夫。照說日本人應該伴淚一番，就是不表示大哭，也得痛哭老鼠來「次假慈悲的，但日本人沒表同情，因為敵人懷恨汪精衛，早已指斥他的無用，既然死了也就算了，敵人的硬心腸正可作為漢奸的殷鑒。

汪精衛的屍首存放在日本時，日本擬舉行「火葬」，而且非常決心。

但是陳孽君再三求情，說中國無此風俗，日敵給她一哭，這一點倒保持了她的提議，後來才運柩回國。但這個祕密知道的人已經很少吧。

汪屍運回後，在南京則比較出一些死鋒頭。當時機場卸棺木，一班無名的孤哀子孤哀孫們，及僞府大小官員到場執花迎接，似乎替陳璧君鬆出了一口氣。

接着便是什麼「遺囑」的發表，連同訃告一紙，在漢奸報紙上大刊特刊。反正這是不出廣告費的，落得享受了。至於開弔那天，僞逆們到來鞠躬，自是理想中事，最覺得奇突的，乃是北方巨奸王克敏也專機抵京，吃起死「套腐來」。

他倆原是冤家對頭，而汪精衛終於鬥不過瞎子王克敏，先跪在王克敏前頭伏維尚鑒了。僞國府是一片哀悼聲。百姓們却是一片喜悅，爲了汪巨奸的死，終於給大家看着了。

六……「陳記」偽府的傾覆

A 「主席」「市長」爭奪戰

汪精衛的死，使南京偽府職權鬥爭的新序幕又揭開了。

當時一片哀悼聲中，大小偽員們都失色流汗，奔走相告，「哀典委員會委員長」陳逆公博更是昏迷昏迷，不勝哀感，唯有周逆周海獨持冷靜態度，靜觀「偽府」內部情勢演變，果然喪事結束不久，陳周二奸爲爭佔「代理主席」的地位，當場展開肉搏戰，如是經過半個月時間，陳公博卒告勝利，如願以償。

此中内幕（一）是由於陳逆事先已派密民諜在日本探到汪病危殆的消息，便馬上接收了汪派的全部嫡親人馬，好替他搖旗吶喊。除外，發動各地通電盼早日主持大計，「之類的全而神經攻勢，其實有許多電文，都是在南京寫成直送「中央社」按日拍發各地的，怪不得自然是如雪片飛夾浩龍活現了。（二）據傳十一月十二日臨時緊急會議席上，經日方「顧問」援意，強迫陳公博決定對周讓步。昇周以上海市長「缺肥」作爲換品，所以周也感到滿足了。

在這一個漩渦中，最受打擊者首推陳璧君，從此失勢下台，甚至他領導下所謂「公館派」的一羣角兒，都受影響，如林柏生褚民誼這兩個「孤哀子」，至是不得不揮淚離開了三年來的老地

盤跑到安徽，廣東當『省長』去了。有誰知道他們這次的機會還是經過林柏生與梅思平門口角，二人聯名呈請辭職撤嫡之後才換來的，好一齣變策劇，當時老百姓看不到的，其實已引起『僞府』一片噓聲了。

B 陳璧君垂簾聽政

「僞國母」陳璧君雖然因為汪逆的死去，而弄得她變成苦老太婆一隻，但他的「碰心」未泯，由於陳公博的主席是她所賜予，他的一切就應該受其節制，陳璧君不想下鋒，再來一次發幹主義，想幕後操縱，特地召陳公博二人談起話來。

同出一脈的陳璧君與陳公博，居然碰僵了。

原因是這個時候，日敵大吃敗仗，國際關係越來越黑暗，國內情況的惡劣，更可想而知，陳公博倒底也吃飯的，他表示時到目下，已無權勢可發，主席地位的爭執不過是爲了顏面，而要剝奪他的職權，做傀儡的傀儡，未免說不過去，因此鬧得不歡而散。

「僞國母」氣得無以復加，到汪逆靈前大哭一場，表示痛定思痛！

這時周佛海這傢伙，還不是死心塌地，暗中大挑是非。周並依舊聯絡了羅君強輩，在陳璧君面前百般慫恿，要她仿慈禧太后的派頭，實行垂簾聽政。陳逆璧君雖被僞員們目爲『了不起』的女人，可是經不起他們挑撥，頭頸一硬，又找陳公博來大開談判。

陳公博縱慾過甚，連靈魂都附在女人身上，有一次曾經開會讀經理遺囑，匆匆走上主席台讀

「余致力國民革命，凡八十年……」他熟昏了，你想對於政治還有什麼興趣？「偽國母」這樣壓迫他服從，最後索性答允了下來，免得多糾纏了。

於是陳璧君顧問政治，那怕不關緊要的，也要她輒一脚進去硬作着主張。

南京「陳記政府」的尾聲，便是這副派頭的。

C 原子彈與蘇日開戰的打擊

「陳記」偽組織在雲霧裏過了半年，可是這些日子，比什麼也難過。淪陷區民衆深受日本強盜的壓迫，再加上上海經濟市場的混亂，老百姓均倒懸在水火中，吃着空前絕後的痛苦。

世界戰局，也迅速轉變，變得那麼飛快。

西方法西斯強盜德意兩國打贏，柏林淪蘇美英三國直搗會師，希特勒這魔王於五月中在地下自殺，墨索里尼這傢伙也被民衆殺死在米蘭，東方的日本海軍在北太平洋崩潰，美國偉大的海軍跳島戰成功，日敵的本土門戶已經打開，碰破，沖爛，一一敗退，還有什麼地方逃呢？除非到地球外才能避免中美海陸空軍的進擊，於是陳公博的偽府人員和日本內政及軍隊一樣，感到了最恐怖威脅。

當中英美三國巨頭的波茨坦會議宣言遲到日本時，不單日敵嚇壞，偽府陳公博暨他的汪記原班狐羣狗黨們，也大為吃驚。他們明知一個「死」字已經寫定的了。

但日敵還是死要面子的「打，打……」喊着絕命的口號，同時拿來這來安慰陳逆，叫他共

甘共苦，不，竟是「同生共死」了。

美國軍隊能饒恕他們嗎？自然不能。於是第一枚原子炸彈就賞賜給了日本天皇的子民，叫他們嚐嚐不服服的味道，日本人急傷了胆，陳公博也急着發着抖！

這還不算，接着幾天之後，更傳來了戰報，偉大的蘇聯軍隊已奉到史太林委員長代表國家發出的對日宣戰令，向東三省邊境的日軍全面進攻，這一來，陳公博要哭出來了。

有一天，他便有這樣的表演。因為南京偽府每月向有所謂「參戰紀念儀式」的舉行，當日寇投降的前一天，陳公博適在紀念會上硬讀「參戰宣言」，但他怎樣讀得下去呢？讀了一半，聲音變成了蚊子叫，隔天就是日本服服的消息傳來，你想陳公博的日子，過得滋味如何？

D 天日重光 一網打盡

日本正式對聯合國投降，日皇向軍民廣播接受波茨坦三國宣言那一天，南京「陳記」偽府的官員，真如喪家之犬，弄得欲哭無淚。陳公博嚇呆了，明知天日重光之後，他的命運只有與貝當、賴伐爾、奧士林他們將來一樣，所以大為發急，到東到西想計劃逃遁。

所有其他的偽組織漢奸，「一地無分南北，奸無分大小」，也一個個急得面無神色，知道正氣橫在面前，他們這班狗命定有問題，所以上海方面的漢奸，無論於政於商，連袁聞林三個老傢伙，及以前曾經助敵欺壓民衆的胖子，都等候着枷鎖的光臨。

但是，陳公博還在南京大擲錢頭，一方面想翻將過來，替偉大領袖蔣主席建點功勞，以求將

功贖罪的。不料要租這樣做，却又不敢做，陳逆雖在南京召集軍政界人訓話，說說他曾經聯絡過中央，大家有呼應的，但是誰相信他的一套屁話呢？

終於陳公博帶了幾同命運的隨員偷偷盜了一隻飛機，逃到了日本，在米子機場降落。

不幾天，中央政府發下密令一道，連周佛海羅君強一班自以爲獲得「行動總隊」西銜的大漢奸都抓住，一串串禁進監獄，據報載：共捕獲了八十多名，那真是大快人心，使民衆吐出了八年漢來的一口怨氣。

但祇有陳逆公博做了漏網之魚，民衆不愉快着。

正當民衆表示不愉快的時候，一個消息自海外傳來，陳逆暨其脫逃的狐羣狗黨也抓到了。解回南京之日，老百姓大放爆竹，慶祝陳犯的落網。

同時漢口方面，大小漢奸也捉了不少，漢口也「慶祝」着，全國狂歡了。

這批禍國殃民的漢奸們能在重見天日之下「網打盡，誰不「痛快」啊！

真的，現在我們祇希望肅清國內遺毒，嚴懲羣醜，和等待着新中國「新政治」的早日實施！

#6

400342

5,000

從開場到終局的
偽組織秘密

出版者：大華出版社

編輯者：大華編輯會

上海山東路一二一號
總經理：五洲書報社

全體屬大書局均有代售

版權所有
不准翻印

中華民國三十四年十一月
(初版一〇〇〇〇冊)

定價